

孫李異報。福財至。貧兒禍。侯吏。無與。如。對。中。經。四。術。天。主。分。明。訴。詳。經。書。證。諸。
 希。陽。降。喪。浪。也。上。皇。察。燭。經。詳。吏。四。極。棟。希。蓮。尋。尋。泣。類。下。民。朱。吃。天。地。神。人。
 勅。死。上。希。重。神。早。喂。拜。如。道。佛。釋。也。因。喂。之。帝。希。起。來。孫。天。主。生。成。遊。化。機。
 錄。書。四。新。在。群。疑。焚。王。早。我。類。若。此。第。國。際。之。道。釋。也。嬌。良。多。四。悲。解。生。
 軾。登。但。批。沁。王。達。登。空。打。群。財。年。幸。神。財。批。是。開。世。間。因。作。因。候。因。耗。批。空。隔。等。
 拾。權。死。生。空。軾。孫。群。危。行。王。皇。異。至。天。庭。燦。燦。意。如。必。物。每。類。去。天。觸。我。如。抵。權。
 傷。國。後。示。識。斯。雷。雲。雲。數。於。化。斗。該。星。南。帝。許。持。五。平。提。弟。至。至。希。應。雲。寧。空。
 孫。李。時。渠。道。四。喂。握。吓。四。位。底。些。四。詳。君。思。事。孫。王。皇。是。希。以。來。國。王。訴。詳。接。
 難。累。空。月。光。空。現。求。嗣。生。折。張。後。因。浪。之。志。朱。奇。王。尋。尚。永。亦。銀。煉。形。金。

以心釋長生，達觀作異。底驚焉，志氣數時振甦。某等之為，於尼卦頃希
 微以探，深以希卦朱觀。天宮玉皇，字昇鼎世，振尋常，在神誕時，色增輝。
 事歸玉皇，所以新。矯辭疑惑，矯情慳。在時夢寐，朱詳玉皇，帝降王張，同哉。
 希微時，振異氣，喬封少王，蓬泰山，年世間，田園昂昂，教稱昇王，天贊世，其時
 欺滿園，張儀，喬空園，王治位，孫侯，吏浪行，繼進，弘，在權造化，異進弘，昂，燕有韓趙
 奕奕，薩連，奉世，每務，每任，把筆，綿引，曲談，進弘，昂，以終，其，並園，而朱，亦，遂，請，後
 裴叔，夥流，群兒，悲，候。昂，登，埃，拱，虎，魂，氣，如。以王，天庭，固，時，狀。
 行，隨，異，埃，蒙，候，約。法，其，固，末，裴，昇，初。其，神，昂，辰，喬，孫，固，數，可，惟，嘗，看。
 天，是，能，是，輕，物，質，意，王，侯，將，據，逢，喬，孫，吟，夢，孫，恆，道，界，主，蓬，時，輔，孫，飛，密。

護諸君乾酒求善名良利默油部乎和研州系無傳降恩天正弘卷
腰卷翻翻福越急陽劇爐朱別道帝丘公別研能志紆惠埃孫至轉
埃於至疾 陰研陰是道丹存 別新推產亮具視 於梯降豈憂詔朕
照懷勝楚勝如來命

會同四教

本齋儒印各次

昔

鑑牧樞槎昭新刪

歲次辛亥仲春月上浣穀日

鑑牧批嚕瑪移亞東傳梓

會同四教序

大哉道乎其來遠矣。厥初天主造成人類。即賦之以性教之道。而仲之以條禁。使之知所敬事而時守之。然猶慮其日久既弛。則立之司道之長而主張之。其載於識傳聖經真道等書者。坦然明白。初非有別作門戶而名爲四者也。不謂世降愈甚。私智穿鑿。一有稟得聰明者。變而激物。竊其近似之名。別作異教。於是始有儒道者。釋道者。老子道者。說得一邊。遺了一邊。各持己見。家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每與正道相反。遂有四教之稱。而吾道爲之一墜矣。此所以西方名賢得道之正者。憫人心之陷溺。而思與之拯援。由是舍身徇道。梯山航海。不遠千里。講明斯道。使人知其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而回心向道。以復

會同四教序

三

其正焉耳。其著於訓誘講解四終三十一條等書不一而足。然就問答剖析根原。說得詳細莫如四教會同之書。是書也窮理盡性探本求原。其文實其事核。覺之者不啻猶剪荊棘而入康莊。撥雲羅而見星月。真可以開茅塞而破他岐矣。余於閒暇之頃玩閱是書。自不覺目遇而心融。口誦而神暢。欣然而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因書爲序。并彙編四教問答之辭。不毫增減。集爲一卷。續而評批于後。庶使有心求正道者由此塗轍。勿拘淺見。以理爲主。則知趨向之方矣。雖其文辭鄙陋。語脉粗疎。然亦敢曰。吾道之一助耳。望後識者。參互而訂正之焉。

崑

重光協治之仲秋月多瑪蘇陳序。

會同四教論說書壹卷

曰若本國黎朝景興皇帝光履瑤圖。鄭派靖都王統領國政。信惑邪教。擯斥天主之道。時有西士講明正道。並本國長道一人爲其捉獲。繫禁在昇龍城彭庫處。猶未正法。厥有六大官者。乃靖都王之堂叔。以其戚屬掌領兵政。威權頗重。其母號稱德上璣。乃海陽境園人也。素奉天主之道。常勸子以尊崇正道。大官意尙胡塗。未明虛實。頗見主上崇尙佛釋法門。符水等道。心欲諂媚。將順上意。合成一門。以保富貴。仍見母氏時常以正道勸誘。觸起孝敬。勉勉順命。慰母心。然未肯決回心而向道也。一日

大官派催本國儒道釋道老子道。並被禁之。西士與本國道長。同就營前齊集。大官謂曰。師說多門。無以持一統。我意重好實事。欲知何道爲正。便得奉事。諸師乃本國中人。則其見識道原。諒已透徹。今日可爲我發明道中。何者爲正理。無所隱諱。然必須言有次序。不可角口混殺。庶得易於聽聞可也。

評。魚目混珍。砥礪亂玉。無怪乎正道之難明。而邪教之易亂也。世人之情。不出圈套。此所以累朝君相禁止天主之道。蓋不特善心未開。而亦在於時人謗訕。有以致之也。可愛六大官亦是名利中人。一聞母勸啓發良心。即催齊四教辯明正理。未論他日去邪歸正。而在初就此萌動一端。雖則天主之默啓其衷。而

亦由慈母薰陶之力也。觀其言曰。發言有序。便足聽聞。則非如他人之耳目。所聞說了。便休焉耳。母子一門。恭喜恭喜。儒士率爾對曰。臣閱史。載從古以來。不獨我本國。並大明十八國。諸侯與東方之諸列國。上自帝王公卿。下至庶民。莫不尊崇孔聖。釋迦老子。以爲正道。至如花郎道。乃是外國異端之教。所傳皆屬詐僞。非是實事。不須贅說。且如這道果出於正。則主上何故禁之。花郎師果是道德人。緣何本國加之罪戾。年。前已經被案。而諸師今日猶踵弊風。偷入我國。勸誘愚民。以致蒙得搢禁。今日在前。欲有辯說。何理。已有上官審察。我等隨應解之。任意說話。

評。好惡在人。豈由在道。儒士開口便摘出目前盤磨情節。輕謗人道。可謂志氣淺陋。醢雞之笑天等耳。且不窮究世間何等提封。何等土宇。西東南北何等世界。而只就目前所見本國與十八國並東方君相士庶以爲從古。不幾於望洋而向若乎。拙哉鄙儒。可笑可笑。

西士對曰。臣等欽崇天主正道。今日幸蒙大官垂情下顧。廣布慈心。使臣等得講明道統。以爲決擇。蒙恩萬倍。臣見儒士前言從古以來帝王以三道爲正。蓋不質諸序。大學序云。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則此時豈有儒道釋道老子道者。是從古以來之言。還是夢說。且三代以後乃

有此三道焉耳。又謂三道乃是正道。其他外國乃異端之教。則孔子之生於魯。老子之生於周末胡廣地。釋迦之生於西方天竺國。這三道者豈非外國乎。何得言之無稽若是。至如指臣等爲花耶之道。然臣等不是花耶人。亦不知何道爲花耶道。并不知何國爲花耶國。原臣本是西士生于大西洋國。其諸國奉事天主。則臣等號爲天主之道。且臣等欲使天下知尊正道。欽崇天主。後代得受永久之福。爲此離親戚去故舊。越到貴國千山萬水。不辭勞苦。不顧名利。只以拯援人之靈性得脫苦海受福天堂而已。節經越過明國在此處。處歷已有年。然已纔到貴國向來履歷地方。勸誘人民勉力爲善。不有作惡。此天下之正道。

而儒士却謂臣道果實。臣等果是德行。何故國王加之罪戾。此語誠爲難辯。蓋賞罰權柄在上。臣等不敢輕議。竊問儒士前言從古以來。帝王以三道爲正。莫不尊崇。則秦始皇聽李斯之言而焚書坑儒。漢明帝尙釋迦之教而貶黜儒學。宋徽宗聞老子之道而貶佛釋。之三道者何時實何時虛。何時正何時邪。而此等帝王有時而愛憎褒貶并禁黜之者乎。請儒士爲剖明之。另復覆對。

評。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舜之生於諸馮。文王之生於岐州。何有擇地而亦能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何必區區如儒士之所見哉。今觀西士逐節勘破。可謂見識甚明。

據拾古今。極得力處。一篇筋骨。從此聳振。

儒士曰。此等帝王係有權法。一令之出。天下莫不從。或尙或黜。此理非儒者之知也。

評。道辭知所窮。儒士至此。辭窮而理屈。真是學得鹵莽。不成模樣者矣。

西士曰。誠如是。不可輕謂道有實。如何有禁。人果德行如何。磨搗而妄議於人也。再如謂臣道乃外國異端。非理。竊想臣道中。察三件事。一曰。人之本原生自何來。二曰。人之現在在世何如。三曰。人之究竟死往何所。原始要終。察此三事。然後信從欽奉。這三事者。果正耶。果邪耶。望大官及諸師審察。

評。辭直氣壯。見識甚精。義遠而情逾。意精而辭切。細玩井然有理。直如砥矢。言若丹青。山月窺人。江風罩笠。

於是大官謂曰。西士所言三件事。誠爲有理。四教等師今日當發明三者義理。庶我審聽。然不可造次。正宜從容。每日講一事。務使詳悉可也。

評。遠官一聞西士說三件事。即稱有理。誠所謂天機觸而良心發者也。

第一日。講人之本原生自何來。

儒士解曰。臣少時從事儒學。見諸群書及前代聖賢皆曰。天下事物都自五行化生。五行未分之前。均是混爲一氣。名曰太極。

之氣。在性理書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變陰合而生五行。曰金木水火土。則是一氣而變化萬物。如程子云。萬物之始。不過散聚而已。由此儒道以太極爲萬事萬物之本原。

評。太極是氣。豈能自成。儒士徒知太極爲事物之祖而不能窮究。太極是無極。即無始無終全能全善之天主也。今得一二緒餘而泥性理程子之言。不窮本始。則學得鶻突。不識源頭。書生之論耳。無怪乎見屈於西士也。

西士曰。據儒士之所言。則太極原是一空之氣耳。則當動時。純是動。及其有外物在外。以遏止之。然後不動。其當靜時。純是靜。及其有外物在外。以搖轉之。然後復動。則初頭未有太極之先。

太極何所資而成。是个動个靜。又動而爲靜。靜而爲動。如邵子云。無極之前。陰含陽也。不知由何人何法。而分陰陽兩氣爲二者乎。

評語意確鑿。脉絡串通。北斗泰山。清風明月。高出儒家萬萬。

儒士曰。本自然二氣之道。分而爲二。

批。這般說話。何等理趣。見理不明。直是畫一類耳。

西士曰。據儒士之所言。則如曰。靜而生動。動而生靜。寒而生熱。熱而生寒。父而生母。母而生父。亦如易經言。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不亦悖理而逆耳者乎。

批。言辭高勁。理趣分明。不知讀書何時。貫熟儒書若是。聖人歟。

賢人歟。

儒士曰。二氣動靜。原自本始無窮。

評。儒士至此。可謂辭窘矣。不知氣無形也。豈能自爲動靜者哉。不知本始者矣。

西士曰。儒士負儒者之言。格物窮理而發言若是。正如角口爭辦云。木枋只有一首而已。這是貧聽。據此則儒道以太極爲原本。余竊不服。蓋太極不過一氣而已。初非聰明法則而能化生萬物者也。

評。這等雄辯。儒士獨不愧於心乎。木枋之喻。流金燦石。令人不覺笑。

法師解曰。臣等少學老子之道。精於其道而尊崇之。其載於道書卷帙事理詳明。西士欲知人之原本已歸宿於太上一句中。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虛無自然之大道。

評。老子之道以虛爲教。後人不究其實。以虛傳虛。法師之見。矮人看場云耳。

西士曰。法師所言此句。而以道字居首。則道字成何體樣。道字不過一虛字耳。非是恒有之物。而能以一已自居。必賴有人以宰制之。然後始有個道。語云。天地萬物之道。又曰。道生一。一是何。一爲人耶。一爲物耶。亦是無理而一以一身居。此是何說。如曰。虛無大道。則天下向來已曉得虛無原是虛空。又安能成大

道者乎。獨不觀天下事物。如一椽四柱。乃細小件事。必待人修理而後成。未見這椽虛空自然而成者。況天地萬物乃大段件事。虛無而能成者哉。此理不通之甚。是則法師指虛無爲人之原本。誠所難服。

評。老子之道。竊冥而已。法師所學。徒得糟粕。知謂道爲首。而不究其道之所從來。一爲人所折。遂至無辭以對。則所道者。噴水書符。眩人耳目。而不知窮究是非者也。今觀西士逐句勘破小

椽作噓。言語堂皇。聳人聞聽。

和尚解曰。臣祖奉佛教。據佛書燈心卷。九劫目。有曰。先始有霜一點。虛無元是佛性。這一點霜。自然分爲三分。一分青者爲天。

一分黃者爲地。一分白者爲人。由是化成一名。謂之元始。再合爲一大卵。這卵又化爲四片。一片爲天。一片爲地。一片爲父。一片爲母。萬事秘密奇異現出佛法變化無窮。其言詳悉具在燈心秘之書。九劫目。茲畧舉佛法多少件事。庶使西士聽聞可據。先是釋迦佛首。化成天體三十六層。佛舌化成金柱。撐持天體。兩手兩足化成天上四帝。脇之窮骨二件。化成兩佛。存餘脇骨化成三佛。又餘諸骨化成三百六十佛。兩足脛頭化成八萬四千佛。大腸化成一大江。小腸化成一小江。餘如奇異之法。不可勝數。茲畧舉其大概。西士欲知詳悉。俟我取來佛教書。得觀其詳。評和尚所言乃是荒唐之說。天地人物。乃大件事。豈有佛之一

身者而能生化乎。一霜一卵從何而有。迂闊之辭。正所謂葉舟泛滄海焉耳。

西士曰。和尚所言甚是奇怪。且見儒書所載。佛生於周昭王甲寅二十四年。四月八日。在天竺國。其父曰淨梵王。母曰瑪耶夫人。其妻曰如羅。佛名號闍達多。字曰忍辱。自謂釋迦牟尼佛。佛亦人耳。不知造成天地何時。則於釋迦未生之前。則前代上古帝王與佛之父母與天下人民此時何所居住。日用飲食何由而生。據和尚之所言與儒書不合。甚是非理如何聽得。評和尚所言出於怪誕。不唯與儒書不合。都是懸空撰出。茲觀西士曲折詳盡。晰理分明。和尚此時正如蕭禹合手焉耳。

儒士曰。信與不信。任在人意。臣等三人已據本道平時所學。道書所傳。據次對言。非是臣等私說。何用角口。至如西士所講這句如何。亦須分說。

評。所學者淺。則其言無稽。至此理已窮矣。正所謂冥行徑趨。面墻等類耳。

西士解曰。臣等從事天主之道。見諸聖經先知所載云。厥初太始無天無地。無神無人無物。并天地萬物氣質而全無。獨有壹自有自福自德自足至尊至善至公至智至能之真主。生天地神人萬物一命而有。不藉其質。不有其勞。全能之顯也。天主法則無窮。天地萬物一時造成。何所不得。惟其深沉底意思。不急

不遽。慢慢教他。故天地萬物六日而造成。最後於六日始造成人類。先是生成一男人名曰亞當。再生一婦人名曰厄蔑。生育子孫以爲人類。萬代之始祖。至今不論東西南北。九人類者皆本原自亞當而出。是以論語書云。四海皆兄弟。自造天立地。以至今日。通算得六千年。這等事迹。現在西史所載。名曰。識傳書。評。西士所言。謂天地有一主宰造成。見理確鑿。今觀上天下地萬事萬物次序不差。可知有撐持之真主也。學得深邃。

儒士曰。西士引說等事。不過傳奇漫錄之辭耳。且天地皆理氣之肇成。自然而然。豈有人而謂之天主而造成者。則天主乃西士之私主焉耳。西國有主任他奉事。勿可將此等語而陳於東

方之國。再如天主果是天下之共主。則人人皆知。何故自古及今。未有人窺見天主何時。五經四書聖賢之所載。何曾見天主之名者。則天主之稱。乃西士之鑿言。以惑世誣民焉耳。

評。這論只見儒者覆說。釋老諸師緘默如偶。人形則知釋老不過虛無寂滅者耳。見不明則難於開口。人之倚柱而聽斯之謂乎。然儒士見得太淺。區區專謂天地萬物由氣而成。可謂窒而不通矣。且既曰天主。則天下之共主。不言可知。却欲以肉眼而知無形無像之天主。其愚甚矣。至言書籍畧不經見。則讀書而不會書之意。且看西士下回分解。

西士曰。儒士云。天地皆理氣之肇成。自然而然。蓋不觀之孔子

家語曰。主天地以生萬物。高麗小學銅本曰。生天生地生人。此等言語。豈非指有主宰以生天地人物者乎。啻之木者。所以作家室。然木豈能由木而彫斲自成。而不由工匠者乎。況理氣一空而已。安能以獨力而肇成。乃不由於有主者乎。亦由說曰。陰生陽。陽生陰。則是天生地。地生天。自然而然。此言悖理之甚矣。故語云。天覆地載。則是天猶室也。地猶堂也。既有室。則有作室之主。是天地則有宰制天地之主。方爲合理。語又云。物不能自成。啻之磨盤然。雖小物也。然非人手打動。則磨盤何代而能轉運。況天下大事件也。其安排制度法則。次序森嚴。人所由見。如日則高乎月。月則高乎氣。氣則浮於水上。水則流行於地面。地

則隨四時而生草木五穀。水則養魚鰕氣以養禽獸。日則照乎晝。月則照乎夜。天上各層各自輪轉。分爲晝夜。有暑有雨。有風雷電。地則四時八節春夏秋冬而化生草木百穀以養人類。倘不有天主法則無窮。則天地何由而轉運。四時八節何由而不失。苟氣理虛空無知無覺。安能挨排如此次序乎。儒士氣理言是未通得天地之理。并不知天地之有主也。又前言果有天主。人人皆知。何故古今無人窺見。斯言也。儒士何不細心窮玩而推測之乎。蓋天主乃是純神無形無像無聲無臭而以人之肉眼欲見得虛靈之體乎。且人皆常言魔鬼與靈魂。九人皆知靈魂在人魄中。儒士果見得魔鬼與靈魂之樣體耶。豈得云。目所

不見而謂非有魔鬼靈魂者乎。亦有一事。非是至靈。人皆不見。如風之動物。則人誰識風之如何形像。安得謂不見其形而不信有風乎。則當不可以目見而信者也。語云。據理不可據目。此之謂也。又云。四書五經所載何曾有天主之名。則儒士常讀群書記在眼前。何云不見。如史書載漢武之時。命曰。碑作爲金人以祭天主。其後有祠天主於天齋。而天主之稱即上帝之號。其義爲天上之主則一也。書經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周書曰。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詩大雅曰。上帝臨汝。執輿之詩曰。上帝是皇。蕩之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臣工之詩曰。明昭上帝。迄用康年。易繫辭曰。帝出乎震。孔子家語曰。主宰天地。此等言者則

上帝是誰。果是陰陽二氣無知無覺者耶。乃是聰明法則。全智全能宰制天地賞罰有權。人之善報之以福。惡者報之以禍。儒家之所謂上帝。即聖經之所謂天主也。仍人讀之而不察耳。且上帝之名。後日釋迦假托其名。而謂之玉皇上帝。乃世人也。是以臣道不敢號曰上帝。而謂之天主。蓋懼其同此上帝名稱。而不分其真偽者也。有知理者。豈可以所稱之異。而謂其古經無所載乎。據儒士之說。則臣大西國未見記載。羲農黃帝堯舜之名。則臣國智者。豈以不見而不信有此數等帝王乎。茲臣所解人之本原若是。任諸師對質何理。萬望大官審聽。

評。西士說一段理趣。探古引今。撫經探史。鑿鑿皆實事。見得道

理爛熟胸中。言若涌泉。金聲而玉振者也。孔子曰。能善取譬。斯近道矣。斯之謂乎。

第二日講人之現在在世何如。

儒士解曰。臣道儒書夫子所傳有八條目。教訓天下。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又教以事上帝。事神祭六宗。又訓之以修五德。曰仁義禮智信。又訓之以敦五倫。曰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

評。此等訓教。乃圈套耳。不知果能窮究根原否乎。不然是大言耳。西士問曰。如此八條與五常五倫人生已有性教。何道無之。惟

所謂事上帝則是何等。

儒士曰。上帝即天也。然非蒼蒼之天人目所常見。寔乃天之法。天之心。上智聰察。宰制天體中之天也。人目所未常見。如易經。程子云。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朱子云。天地之心。心是主宰。性理云。心字是帝。帝者天之主宰也。則是上帝乃天之主宰。評。儒士至此。乃知有主宰。是亦一點開明處。惜乎諸前儒言主宰而不辯。不免流於氣與理之說。無怪乎後學無從查究。豈非作俑者乎。

西士曰。天之蒼蒼者。乃是虛空之形體而已。如史書。詩。云。氣浮而爲天。不過茫茫一太虛耳。則天是太虛之氣。非是物有生

者。有頭有腹而曰。上帝乃天之心與天爲一。居天之體中。則天體循環晝夜不息。如大學云。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則上帝既稱爲主宰。亦常隨天轉運與天爲一。日夜循乎地面而不停。信如此。則不幾於勞苦卑鄙。何以爲上帝乎。且不有天覆。則上帝非有居駐之所乎。如儒士所言。不得謂之窮理。然則當上帝靈通御于天堂。能使天體之轉運。方爲合理。如華封人云。歸于帝鄉。周公金縢云。乃命于帝庭。豈非上帝之有樓臺殿宇者乎。

評。西士就所明處而明告之。可謂納灼自牖者矣。

西士曰。儒士前言事神。則神者爲誰。又緣何而敬事。

儒士曰。易云。陰陽不測謂之神。又曰。以功德謂之神。以妙用謂

之神。其所奉事之者以其有賴擁護國家。人康物阜。如孔子云。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

評。解出神字。說得模糊。未知神字者。示曰一也。援引陰陽爲稱。亦如言天者氣也。

西士曰。神果英靈上等。有這法則。方能護國保民。今云。神乃陰陽之氣。如程子云。氣之伸者爲神。屈者爲鬼。朱子曰。鬼神只是氣。字典云。陰氣流行則爲陽。陽氣凝聚則爲陰。總是一氣分而爲二。據此等言。則神一皆謂之氣。無知無覺。豈宜奉事而望其屈伸之氣。能擁護降善而免惡者乎。不過虛空之敬拜而已。批。分明神者氣之不可事。說得神驚鬼服。陰闔陽開。巖巖氣象。

卉

西士又曰。六宗之祭。是何等神。

儒士曰。書經舜典所載禮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者。祭時也。祭寒暑也。祭日也。祭月也。祭星也。祭水旱也。又祭諸名山大川。正以謝恩。并祈禱各位已照臨頒布和氣。天下得受洪福。

評。六宗。山川之祭。乃史載舜巡狩天下之事。然其禮意不傳。但舉其畧耳。非庶民之得祭也。今認爲人之所祭。不知經旨也。

西士曰。天地之性。人爲貴。雖日月星辰。與萬物之最美者。亦不得與人同等。蓋等物乃是徒有形體。無生無有知覺。至若人既有形體。復稟有靈通常生之性。如云。人靈於萬物。是則人之如此貴重。而却敬事於卑下不若已者乎。惟有當敬奉者。只一造

成萬物之真主。方是合禮。

評。就萬物而發出。天主之所當奉。正是就源頭上說。真與周書
昭合。

西士又問曰。儒士所言。五常五倫事件。則人能謹守所獲何福。
不能謹守所獲何罪。

儒士曰。徐神翁云。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尚書云。作善降之百祥。
作不善降之百殃。

西士曰。說有實事。則世人有修德者。而終身貧賤飢苦。不見有
善報何祥。則是誰報。而待何時始報。善報之說。不幾於空言乎。
儒士曰。行善孝忠之人。自少至老。未見善報。時辰未到耳。子孫

必有餘慶。

西士曰。說有人焉。在世行善立功積德。未有善報。厥後子孫生
得凶惡暴逆不肖。子更獲福報。其於公平之法。不亦戾乎。亦有
人焉。平時仁義忠信。却無子媳。若將之何。則斯人也不惟不得
受福。而反得罪。如孟子譏無後之人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則
善惡有報。如影隨形之句。豈得爲真者乎。是何積德之人。而未
必獲福報。與積惡之人。亦不憂其罪之及。且看儒者亦有窮理
底人。而所行却多非理。遇正則正。遇邪則邪。初不憂其死生罪
福。一徇乎私欲。而爲無所忌憚。這等事。從何而出。蓋由儒家所
言賞罰。未歸重於何等。何人是辯而不發者耳。

儒士曰。儒道豈不講明報惡之事。惟人稟受陰陽二氣之順者。即所行善仁義忠信。所稟二氣不順者。即所行暴戾凶惡。是由天命所付於人有貴有賤。有貧有富。有智有愚。有善有惡。誰能一一而教之乎。

評。此說與善惡混之言何異。人之初性本善。何嘗有惡。母懷而出。全是雙手。六腑五臟。何人虧缺。而却歸之天命可乎。

西士曰。據如此言。則天下之善人惡人皆在天命所賦。則不須教以遷善改過修身積德。惟聽於天所賦而已。審此則國家之刑罰罪人者不幾冤乎。蓋善惡非彼所爲。乃天付之。以不順之氣。然後生得不善。陷于罪戾者耳。如何可加之刑憲乎。據此說

則人有罪悉歸于天賦。是則善者亦不有福。惡者亦不有罪。此說有理而可聽乎。且問儒士。此外復有敬事何聖否乎。

評。儒士言善惡有報而不知其所報之端。西士挑出明辯。與豈曰。無報。固非逐逐報之於眼前。而必報之於身後。高見一等。

儒士曰。不特儒家雖帝王官長並東方之天下人。莫不尊奉祭禮先聖孔子與四配十哲。號曰。天縱之聖。先聖先師。大成至聖文宣王。以其有功刊定六經傳授道學。且懇祈扶護當世士子聰明智慧。學得真傳。試中登科。榮陞仕宦。故進士舉人秀才。初預試中薦受官爵者。各入文廟祭禮謝恩。以報功用扶持之至恩也。

西士曰。儒家敬尊孔子。爲其聰明先覺。又有刊詩。以公正之理。垂于天下。其事甚善。惟所祈禱聰明試中登。這節。不可蓋子人功名富貴。乃天主之權柄也。孔子亦人類。豈有如此權法。蓋孔子生於周世。靈王二十一年。魯國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昌平鄉。祖曰。梁紇。父曰。叔梁紇。母曰。顏氏。名孔丘。字仲尼。生得聰明上智。人見此號曰。天縱之聖。然子夏問曰。天子聖也。歟。則曰。丘博學多識。聖則吾不能也。及至唐玄宗時。封爲大成至聖文宣王。且孔子自多學而知。不敢自聖。則是有何權法。而能擁護人之試中登官。獲福免罪者乎。

評。西士論說孔子。亦稱其所當敬重。何曾毀斥儒學。惟賞善在

天主。孔子亦人不當祈禱。則非媚奧媚等類也可知矣。

法師解曰。世間萬事都歸于老子聖一句云。勿爲勿意勿辯。倘天下而能慎守此等事。則人人皆平安無事。快樂無以加矣。

評。此語亦是莊周之說。人言莊老高談。法師所學者。寓言焉耳。西士曰。法師此語立意高奇。使人難曉。蓋人而一皆勿爲勿意勿辯。則是清閒極處。然誰與之食而得以有生。天子公卿而勿爲。則其誰撫教勸懲天下。而使天下之安。據勿爲之說。則諸法師緣何勞苦日夜奔走。救助世人。其於與道相反乎。又移彼就此。攘星改數。解厄送災。是諸師不於與道相反乎。又曰。勿意勿辯。此謂勿有心於何事。勿推察何理。此說豈是合理。

盍觀世間之物。無有靈性。猶能饑則求食。渴則求飲。何者當食則食。何者不當食則不食。又如六畜猶能爲主守家。況人類靈於物。賦得知能三綱五常。具有性教之道。而曰勿意勿辯。是則勿知誰爲父母。勿知誰爲君王。勿知誰爲夫婦。一是混居不辯。所遇如何則隨如是而已。則此言三事果得爲人道者乎。不過如木石等類。與偶人木像土像守此道而已。蓋數者皆勿意勿辯而無知無爲者也。

此辭嚴義正。以有爲而破無爲。正如日出雪消。風披雲捲者也。西士曰。請問諸師法門。道有奉事何位。何等否乎。

法師曰。臣法門道所事各位甚多。然唯第一位者。大聖太上老

君與玉皇上帝並十二王行譴。每於一年一期祭禮極重。爲天下祈禱平安長生不死。

評。老君僊藥爐鍊百年。玉皇靈符書成幾字。竊冥玄遠。其說無憑。西士曰。老子始生於周靈王元年。二月十五日。在胡廣處。姓李字仲耳。名老聃。又名老君。生得八十一歲。死於周敬王時。三十五年。在函關地。於論語西山真氏有曰。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至宋眞宗甲寅元年。謁孔子廟。始稱爲太上老君。是老子本是人類。生於中古。亦如人之有生有死。豈有權法而予人以禍福者乎。至如玉皇乃是姓張。名儀。乃張良之孫。學老君法。作飛升之術。壽三十歲而死。這道謂。宋徽宗夜見張良助討金

賊大勝徽宗醒起乃疑張儀爲得道勅封爲玉皇上帝是徽宗乃世人耳應以夢眩過愛張儀即封以爲主宰上天之帝以人封人豈有是理且徽宗未封之前則上天無主治者乎又如佛家謂玉皇乃妙樂地光嚴王之子光嚴之妾名寶月光無子夜夢見元始遣老君懷一男子送與寶月光自然受孕來年正月九日生得男子命名之曰玉皇此言出於佛家所傳然及觀天下諸國地圖不見何國名爲妙樂國不過佛家之私國而已且父母過愛其子即以上帝之名封之亦可得乎此理不足聽也批西士發微摘隱一如身觀所謂峭壁凌霜寒水玉壺者也西士又曰十二行譴其神何如

法師曰乃天上之十二使君一年一王將兵自天而下遍行陽世作爲災難疾病人多被死是以遞年買取紙錢金銀禮物餞送方得免禍

西士曰十二行譴乃周王趙王魏王鄭王楚王吳王秦王宋王齊王魯王越王列王十二人者均是陽世人周時封爲諸侯至宋時名孟宗始假造稱爲十二王行譴至黎代楊德元年名鄭千秋與法門師名鄭道謙作爲紅蓼書始畫十二行譴圖像印入本書是人之僞造焉耳此等人均是人類均皆已死豈有權法賞罰而予人生死者乎且如十二行譴既均稱聖主治天上何乃復有饑渴用度不足將兵下行陽世苦人以疾病災厄而

營求糲飯酒肉與紙錢金銀。然後始療人之疾病厄難者乎。此乃小心求食。豈應爲天上之君王乎。虛謬甚矣。總論云。秦皇漢武窮極以求神僊。了無證驗。宋道君設醮之厚。受辱於漠北而道亦不聞。是則老子乃虛無之道而已。

評。荒唐之言。難於覆說。何不急急依如律令。西士此言。醒破千古之迷惑也。

和尚解曰。佛教之書。教人修五德。一曰布施。二曰持齋。三曰忍辱。四曰修德。五曰持心。又禁戒人五事。一曰禁殺生。二曰禁盜劫。三曰禁邪淫。四曰禁詐言。五曰禁飲酒。

西士曰。五德五禁。人或能守與不能守。賞罰如何。

和尚曰。釋迦於六道中。傳言賞罰詳悉。未有實於此者也。第一人能修得佛道。便是成佛。第二下一等不得全者。得爲天王。第三又下一等者。即爲神。第四下一等者。死後復生爲他人。第五下一等者。即罰爲無依神。無所居駐。時常擾動人民。第六下一第最下者。即化爲禽獸昆虫。最下者。即化爲醜類卑賤。評。輪迴之說。頗屬不經。儒家曾斥之矣。不待西士之費辭也。西士曰。佛家六道言此賞罰。臣甚可怪。設或有人。前父母已被此罰。托生爲他人子。或再被饑苦。反入傭借於子孫之室。此時被其罵詈責罰毆打。遇此前劫之父母。則如之何。倘或嫁娶而遇此父母。不是亂倫者乎。容或父母化爲禽獸而子孫有忌臘

宰殺牛羊猪雞誤此前劫之祖。豈非不孝之罪者乎。如已化爲人子與禽獸等物。子孫猶尙奉事此人。此物爲父母乎。是則善者已爲佛爲王爲神。惡者已爲他人爲禽獸。則陰府中無人。子孫何爲猶設齋立醮。爲祖考父母而脫罪者乎。至如佛禁殺生甚密。恐後化爲各物已殺者。則佛亦人也。前此祖考父母與佛之正身。未有修身之先。時常敗獵。則已殺狐兔鳥獸多矣。此時祖考父母與佛死後將若之何。不幾化爲自己已殺之禽獸耶。如已化劫則誰其爲佛而敬事者乎。此說怪誕甚矣。是以儒書譏曰。佛者妖言。又曰。異端寂滅之教。非聖人之道。漢明帝信奉佛教。議者譏爲黨惡之人。且曰。名教中萬世之罪人。此論誠爲

至當而非有所冤也。

評。此段摘出佛家罰惡而不言賞善。蓋勘破罰惡之非。則賞者已寓其中矣。包含意思。覺得深沉。山高水深之氣象也。

西士解曰。厥初天主始造人祖。頌之以靈性。與肉身相合。有良知良能。純是善性。知有本始。全依真主。欽崇敬奉。又頌之以正道。知有三綱五常。謂之性教之道。由此人人皆知有善惡罪福。瞭然明白。又頌之以人人身內自有主張。然亦隨人適情任意。或欲爲善。或欲爲惡。從心所欲。惟作善者受賞。作惡者被罰。一惟在已所欲。而非人之所強者也。後又頌之以十誡之禁。第一誡欽崇天主。第二誡勿呼天主名稱而發虛誓。第三誡守祭禮。

瞻視之日。第四誠孝敬父母。第五誠毋殺人。第六誠毋邪淫。第七誠毋偷盜。第八誠毋妄誣。第九誠毋願他人夫妻。第十誠毋願他人財。十誠之中總歸二件事。一則敬奉天主。此外別無他比。二則愛人如己。順者賞以天堂之福。惡者罰以地獄之刑。又傳之以七規。增人之益。一曰。領洗。二曰。堅振。三曰。聖體。四曰。痛解。五曰。付終。六曰。品級。七曰。婚配。此是七規。有法以救人罪于己。痛悔遷改之頃。有法以擁護人心。強力徇道。萬死不避。儒士曰。天主之道。亦不過孔子之教。是以天下諸國。及我國。據尊孔子之道。斯亦足矣。試觀一時帝王卿相公侯。君君臣臣。父子子。夫夫婦婦。百姓謳歌。國富民安。何曾學天主之道。亦見

功效。則孔子之道。豈有下於天主之道者乎。

評。誠是齊人。知有晏子者類。只就一時君相目前功效。而不知身後之莫大功效。可謂生於齊。齊言矣。生於楚。楚言者矣。

西士曰。孔子刊定六經。垂諸天下。並東方傳授正理。此是功德莫大。然儒學非自孔子生來。史書云。蒼帝顓創文字。亦非是孔子立得道統相傳。而後天下人始知者。且看古者帝王如堯舜禹湯文武。天下稱為聖帝明王。此時未有孔子。此等帝王所據何道。所學何書。而以道治天下。豈非據天主性教之道。所賦于于人者乎。如今當代。世界廣邈。多方多國。不學孔子之書。并不知有孔子。亦有此三綱五常。人倫道理。從何所出。豈非天主性

教之道先已印于人心者乎。如前云。上帝降于下民。又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又言道在天下無古今之殊。大學序云。蓋自天降生民則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朱子曰。性非有物。只是一個道理之在於我者。如此等說。分明道之本自造天立地以來。初非始有。而儒士却謂東方諸國據孔子所傳之道。此言不與書中而相悖者乎。且孔子之道。一以貫之。只教人以忠恕而已。與夫修身齊家治國。只教以當世之事。而未知教人使之知有造成天地神人萬物之真主。相與敬事身後受福永遠無窮。則是孔子之道亦人道耳。至若天主之道。教人知有原始真主一心崇奉。後日天堂受福清閒快樂。此是正道超性教之道。

也。豈不真實而明白高出於孔子之道者乎。儒士何得云。天主不出孔子之道。此不是失言而無實者乎。
批。從道字發明。正如春花滿群山。秋月照寒水。妙處妙處。
儒士問曰。如此西士之道有事何神何聖否乎。
西士曰。厥初天主造成天地即立一座無數天神。分爲九等。以備朝夕奉侍。內有一天神名曰路爾費。賜之居九品之首。於是那神見已既得如此尊重。即生嫉妒心。欲與天主齊一。又欲便諸神尊敬自己爲主。由是一分天神反面從路爾費。天主乃罰那神及向意從那神者。驅出天堂罰入地獄。失天神之職變爲魔鬼。於是善神惡神由之分別。其九品中之善神者。共守職分奉

教之道先已印于人心者乎。如前云。上帝降于下民。又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又言道在天下無古今之殊。大學序云。蓋自天降生民則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朱子曰。性非有物。只是一個道理之在於我者。如此等說。分明道之本自造天立地以來。初非始有。而儒士却謂東方諸國據孔子所傳之道。此言不與書中而相悖者乎。且孔子之道。一以貫之。只教人以忠恕而已。與夫修身齊家治國。只教以當世之事。而未知教人使之知有造成天地神人萬物之真主。相與敬事身後受福永遠無窮。則是孔子之道亦人道耳。至若天主之道。教人知有原始真主一心崇奉。後日天堂受福清閒快樂。此是正道超性教之道。

也。豈不真實而明白高出於孔子之道者乎。儒士何得云。天主不出孔子之道。此不是失言而無實者乎。

批。從道字發明。正如春花滿群山。秋月照寒水。妙處妙處。

儒士問曰。如此西士之道有事何神何聖否乎。

西士曰。厥初天主造成天地即立一座無數天神。分爲九等。以備朝夕奉侍。內有一天神名曰路爾費。賜之居九品之首。於是那神見已既得如此尊重。即生敬心欲與天主齊一。又欲使諸神尊敬自己爲主。由是一分天神反而從路爾費。天主乃罰那神及向意從那神者。驅出天堂罰入地獄。失天神之職變爲魔鬼。於是善神惡神由之分別。其九品中之善神者。共守職分奉

侍天主。撐持日月星辰。照臨天下。一則行風行雨。管領四時八節。護國治民。保守世人。是以道中曰。敬事天神者。蓋其意祈此等神。爲其通懇願之意於天主。擁護靈性肉身平安而已。初非敬奉此等神。與天主齊一者也。至若各聖亦人類耳。平時竭力敬事天主。嚴守戒規。立功行善。功德兼隆。爲此天主愛眷。曾已累番徵驗事跡。指出功業。各聖重望。契合主心。及其死後。得升天堂。確有靈徵可據。是謂之聖神。道中有時敬此等聖者。以其各聖人者。前此以合主心。今日祈與通此九情于天主前。保護俾得效各聖平日之所行。遵乎誠禁。後日得與諸聖人同升天堂而已。此臣道敬事聖神之意也。

評。無非所事。但不如釋儒之所事耳。豈非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者歟。

儒士曰。西士之道。不唯敬事天神。並世間已死之人。亦號爲聖。一皆奉事。至於我等所事者。乃是靈魂英雄豪傑。有功德於民。已有勅封爲上。等中等最靈神。與大王大聖等位。西士却乃擯斥禁止。不許祭禮。不知何理。得非只欲已道尊重。而嫉惡不欲他人之道。敬事過於已之道者歟。

評。這語挑出理趣。然非其鬼而祭之。誣也。

西士曰。此說非是。惟奉事之禮。尊卑有別。則祭祀之禮。乃是至重。只有天主之至尊至重。方稱此禮。至如群聖。不得與天主比。

擬。所以何聖何神亦不得祭禮同與天主。恐獲借禮之罪。如孔子云。郊社之禮以祀上帝。二則諸神之中。有善神有惡神。有當敬有不當敬。如神之善者。聽命於天主。謂之天神。敬之可也。若夫惡神。逆天主之命。名曰魔鬼。敬之不可也。至若英雄豪傑諸將。世人常言有時顯現靈應。有時應出於生人之口。而稱為某神某將者。此乃魔鬼假借已死之人。憑生人口言之。使人眼前見信而事之。為主為神者耳。亦有別責。若不敬奉打死人物。是以人畏其死。立而事之。所以總論云。虐民事神而海內虛耗。外紀書云。自少昊氏衰。天下之人相懼以神。相惑以怪。家為巫史。民瀆于祀。天道為之小變矣。在讀史書已譏之矣。且觀當代之

事。有人得居官尊重者。必由平素事君盡忠。又有功績。現有勅令印信。君上頒賜。方得謂之大官。若不有此等事。而稱曰大官。則是蓄心不軌。劫民冒稱。乃亂臣云耳。況自稱為神為聖。御位天上。則此等不唯不知天主。不肯臣事。而又逆天主之命。誘掖世人。舍天主而奉事一己。則此人豈得謂之神聖者乎。實乃妖星厲鬼而已。又云。已有勅封為上等最靈千古英靈。則此勅非是天主所頒為聖神。不過當代君王封之而已。是當世人君已有權法統治萬民。則亦統治百神。蓋由猛將忠臣盡心於國。君上乃頒敕令而封之為神。則諸神前已蒙主上之恩。始有敕封。後則資於民奔走求競。而始得此敕令而已。至如天主則諸猛

將忠臣平生不知奉事則死後天主豈認此等人者爲朝臣。亦豈有勅封爲神聖者。則凡奉事天主之世人豈敢號爲神聖而敬之乎。亦有民事虎狼神猴神狗神猪神盜人神乞丐神。此等者亦得升天廷者乎。是最下賤之此等人物者可當祭祀之乎。何儒士欲以爲神而比擬於天主。與前代聖人乃盡心敬事天主之人乎。

評一段說出秋霜烈日。愧死百神矣。

儒士曰。西士誹笑世人奉事盜人神。乞丐神。以爲不當敬。則西士道亦奉事爺蘇主被釘十字架。豈非最下賤羞愧而可大非笑者乎。

評就其事而不究其根。妄以比擬。可惡可惡。

西士曰。受死而出於被釘之卑賤。自外而觀。雖所可譏。然反而觀。出於真實重望。爲世人而受辱。則又當敬愛。要當知受死者乃何等。人。而其所以受死者。亦有何意。方可言得。安可原其迹而不究其心者乎。說帝之盜劫之人。而被斬首梟首。則誠可愧而當非笑。蓋由有罪而致死者也。若夫名將忠臣。勤於王業。衛國保城。而爲賊兵捉獲。斬首梟首。亦所羞愧。有當非笑者乎。實宜敬重而褒稱可也。同此一理。爺蘇主之被釘十字架而受死者。只爲贖天下罪。爲人而死。有可笑乎。儒士未能曉得此理微妙處。無怪乎發言之易也。

評。辱處榮生。人所不識。牆未及肩。悉知宮室之美。百官之富。和尚曰。未知爺蘇主贖天下罪。亦有贖我本身否。原前釋迦佛與爺蘇主同一兄弟。均是玉皇上帝所生。釋迦佛仁厚慈悲。得皇父心。歷已有年。故得爲僊。爲佛得御蓮座。至如爺蘇乃其弟也。性行不如佛。凶孽慘刻。皇父罰降下界。被論釘十字架而死。事跡如此。西士何乃稱曰。爺蘇贖天下罪。果出實事者乎。評。懸空鑿出。冒認兄弟。何其言之不忤。得非援以西士所言。四海皆兄弟者乎。

西士曰。和尚所言易聽。令人失笑。原佛家稱玉皇乃妙樂國光嚴王之子。母曰寶月光。生于正月初九日午時。其事跡佛家已

記如此。而和尚謂兩兄弟。乃上天玉皇之子。此則天上無人統治。必待擇得玉皇乃世間人以主宰上天。則是何年。並何書事跡可據。至如釋迦乃天竺國淨梵王之子。母曰摩耶。生釋迦于四月初八日。當周昭王之時。儒書所記鑿鑿皆實。何故和尚決謂玉皇乃釋迦之父。此言不與書相悖者乎。不知釋迦有前後兩父。容或玉皇與淨梵王同娶一妻而生者乎。此言猶是則其他可知矣。

評。據佛家載玉皇所生。而質以西士之言。則是添一竈君者耳。可笑可笑。

儒士曰。審是爺蘇降生。此是何國。所行果有是恩德。則所生之

國人民者得蒙爺蘇之恩而已。有何干涉於東方之國。提封已限。世界已隔。何人知有爺蘇爲誰。而謂受死贖天下罪。豈不是荒唐之言乎。

西士曰。爺蘇主雖降生在亞利國。而已有主意布大恩大德。贖天下罪。管則日也。雖自東方而出。不獨照乎東方耳。而西南北亦得其照臨焉。贖罪之恩何異於是。

批。天日之膏。正大光明。人所共見。陰崖寒谷皆盡敷榮者也。

儒士曰。前代聖賢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均稱大聖大賢。不知爺蘇主有贖此數等聖賢之罪者乎。

西士曰。厥初亞當乃人之祖宗。不守誠禁。逆與天主。擅食園菓。

已禁。由是自亞當以至萬代子孫。由一祖而出。均是逆人之支派。所以人之始自母懷而生。已受祖宗流傳之罪。如語云。何人無罪。夫子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亦曰。必待自天宥之。然後得免。是以世人必賴救世贖罪之恩。方得免罪。況此數等者。亦人者乎。

評。時經大旱。到處焦枯。陣覆滂沱。悉皆潤澤。豈有限哉。

儒士曰。如爺蘇主。既是天地真主。法則無窮。豈不赦得世人之犯罪。何必受難受死。始能贖罪。則不知法則無窮者何。而其謂之法則。

西士曰。爺蘇乃天地萬物之真主。法則無窮。何爲不獲。雖以一

命而救人之罪特易事耳。惟天主之性至公至正。見人之罪則即加之。以公正之罰。始合乎賞罰公平之德。但一據賞罰公平之德而不施以贖罪救世之恩。則不能顯仁慈之德。好生勝於好殺。純愛過於刑罰。是以爺蘇天主降生而受苦受難。贖天下罪。然後仁慈愛人之德。并不欲人死於罪惡。受苦無窮之心。可並公平賞罰之德。一智純全無缺。而稱為全智全能。盡善盡美之真主也。

評。至德兼盡。不倚不偏。非天主者誰能若是。管窺蠡測。可與語哉。儒士曰。原是自然之性。人誰不愛己為先。未有人而愛人勝於愛己也。爺蘇果有憫人之心。則救人之罪而不之罰。則罪者已

蒙萬幸。豈有受死受難以贖罪人之罪。此言不為難聽之甚者乎。西士曰。此事以為難聽亦是。原此事乃世間中之最險最異。然今可觸類而旁觀之。讀書如堯見民之有罪。則曰我陷之也。夏禹見罪人不順道。下車而泣之。成湯以七年大旱為憂。於是齋戒剪髮斷爪。以身為犧牲。禱桑林之野。太宗見畿內有蝗。則掇而吞之。且曰。寧食吾之肺腸。之數君者。乃是崇高富貴萬國之君。一見罪人而歸罪痛哭。見民之災異。不忍使之罹此饑苦。而自已為賤役。受此蝗毒。庶免民害。諸君乃世人耳。猶能愛民若是。不惜自己以利其民。況爺蘇乃至尊無對。至仁至美。造成人物為天下之真主。而不憐憫萬民之陷于罪惡。如陽世之數等

君者乎。

評。即人以驗天。可謂長於啗喻矣。

儒士曰。此事最爲奇怪。如爺蘇生於漢哀帝時。乃是後代之人。而謂贖上古中古之罪。乃在三四千年之前。豈有是理。

西士曰。爺蘇雖生於後世。而欲贖上古三四千年之前。何所不得。盍觀殷時。紂爲無道暴虐。天下罹其疾苦。凡忠臣義士有官爵者。皆被刑誅。人有被繫于囚獄者。未知何時得免刑苦。及至周武王寬仁大度。伐紂救民。始大赦天下。開釋囚獄。是時被紂之所縻禁盡皆得釋。同此一理。蓋由祖宗流傳之罪。以致人之靈性。自前代上古中古皆爲魔鬼管治禁錮。及至爺蘇降生。猶

武王之伐罪救民。始能救此前代之靈魂。搯在林逋者。方始得出。此乃爺蘇雖生於後世。而贖上古中古之罪。此理可由此而推明矣。

儒士曰。試觀爺蘇既受死受難。始有功德。則以功準過。後可赦人之罪。然未受難之先。有何功德。豈能贖人之罪。譬則有日始有熱氣。後能臨照下土。倘未有日。則皆長夜矣。將何以照臨而便光明者乎。

評。以日作喻。不知日之行天。亘古常見。說得太淺。

西士曰。爺蘇主雖未受苦受難。而其初已有功德之至重者。譬如當代天子。命將討賊。則先封之權爵。劍戟儀杖。銀牌金笏。寶

印黃劍。便宜行事。生殺有權。此將未入戰場。未有勝陣。而先已得頒賜如此。況爺蘇以天主至重之將。天主已定出世救民而不預先賞賜功德者乎。則已有極重之功德。豈不能贖世人之罪者乎。此後之見於受苦者。特擴充其慈愛顯然。爲人之視效也。評言辭辯折。無所屈撓。亦是天主之一將軍也。壯氣百倍。何敵不摧。

儒士曰。尚有一事甚爲迷惑。如曰。女人瑪移亞無人道而生子。又曰。生後而尚存童貞。則無是理。并如此之人而可事之乎。西士曰。無人道而生子。這事誠爲難曉。若有由人道而生子。亦豈有易曉歟。雖聰明上智欲窮其理。亦絕不明。然而由人道而

生之事人所常見。皆不以爲奇而無疑擬。可以知難曉之事疑爲無其事者。不當也。蓋人之生子體格如何。亦由天主之權法。已方能生育。天主乃全能全智。豈人之小智可測哉。且在初未有天地人物。一虛空而造成。而人不以此爲迷惑之事。而臣道謂天主取極淨之血。在聖瑪利亞之心而造成救世主肉身。再造成一極聖之靈魂與肉身相合。儒士乃敢謂太迷惑者乎。是天主非是法。則無窮者歟。且譬之淺近一事。如園內梢木。何有人道而亦能生子。豈非天主法則之默定者乎。至若生後而猶存童貞。此事實難。然由天主之所爲。亦不以爲難。譬如人之取火於日也。日影串乎水晶。而火落下。水晶亦不見一毫虧缺。聖

母生子亦猶如是。又如火煉金。是火流金而火何曾便此金之耗損乎。見其金得火而愈光明者也。則金乃童貞之事。而火則爲生孕之事。一歸于天主之權法而已。至如儒士云。人如此豈可奉事之乎。獨不觀今世爲帝王之母者。則天下無不敬重。尊之曰皇太后。又曰聖慈太后。及至于升遐之日。朝臣亦來臨哭。天下亦皆喪服。一國之母猶且敬奉如此。況救世主之母。其心純粹無瑕。其德完滿罔缺。上膺天主之寵錫。下爲衆人之慈恃。而不敬重。高出於帝王之母者乎。

評。水晶黃金之喻。真是水底明珠。月中丹桂者也。

儒士又曰。西士之道。有教以奉事何等帝王否乎。

西士曰。臣道號稱君王。乃爲一國之大父。視國人如赤子。教世人以五事。敬事上主。一則敬尊爲一國之上。二則受命雖勞苦不辭。三則服從供給。四則有事相助。五則盡忠恩報不可萌心。僭叛。此五事乃敬事。敬當世之帝王者也。

儒士曰。西士之道。所教敬奉父母如何。

西士曰。臣道於天主第四誠。教子孫以孝敬父母。乃是人類禁誡之首事。則教爲子者有七事。一則敬畏。二則從命。三則奉養。四則順忍。五則死後以禮葬之。六則舍施貧人。爲父母靈魂祈懇於天主。七則思感終時。看守墳墓。常行忌噉。追思報本。此七事。教人子以真心孝敬。雖一言一事莫有不敬。晨昏定省奉養。

於在堂之時。及至父母物故。則報恩求魂。朝夕誦經求願。布施貧人。及他善事。祈禱父母靈魂得脫煉獄。始全孝道。此是道中所教敬奉三父。上父是天主。中父是國王。下父是父母。

評。孝敬人所固有。儒士問。只爲祭祀糝肉而已。而不知孝之大者。于七事而無遺蘊也。西士說出不唯天道之能盡。而人道亦不遺者矣。

儒士曰。此言孝敬。不過足人聽耳。且看道家於父母死後。即行送葬。園莽清草。何曾見祭祀之禮。却云。奉事。何曾見帽杖喪服。如我國俗。却乃大言報孝。

西士曰。臣道所教敬事三父。別有差等。至如祭祀乃道中第一

之禮。無過於此。只有天主上父可稱此禮。則人子安敢以父母乃下等。而用上父之禮乎。是以道中不敢祭禮。且如行禮必請召斯文。生徒貢舉。員目職色。衣冠韜褭。進饌焚香。讀祝酌酒。點茶。乃尊重事體。父母豈敢當此禮者乎。孔子曰。事死如事生。孝之至也。則父母生時。豈有如此祭禮。亦生時豈有床上巍然在坐。而斯文員職捧持供具。跪于其下。而請以飲食者乎。倘子孫習俗而爲。則是與事死如事生者不合。成貞曰。天下事死不如事生。生不事。死事之。其謬已甚。

評。儒士就世俗之虛說去。西士就人道者說來。虛僞之分是非別然矣。

西士又曰。至如家禮有帽杖者。乃是朱文公始立。蓋文公行喪孝事。有此衣帽。雖用縗布。而帽稍帶。而體樣。乃宋時進士之品服。始得用體格。今庶民下賤。有何品秩。敢效文公之品服者乎。其僭禮之罪大矣。溫公曰。禮法也。禮名分也。孔子亦譏三家之僭禮。則帽杖之事。不當效也。

儒士曰。西士之道。不有祭禮。則已。如何設置供具。相與飲食。不顧父母。不祈懇。父母飲食。果得爲孝乎。

西士曰。日用飲食。世間之物。只爲奉養肉身。不至餓死。口腹之養。以求生之。及其已死。五官虛毀。臟腑腐爛。豈能飲食。懇請之乎。是以詩經小註。朱氏曰。若父母之既沒。容貌之不可以復見。

音響之不可以復聞。雖有甘旨。輕煖。無所奉之也。若夫靈魂。乃虛靈之性。恒生無窮。不爛不滅。亦不復飲食。世間之物。且又重於肉身者。千萬。而以塵世飲食之物。祈請奉養靈魂。則父母之靈魂。所有何益。不亦出於戲謔。父母之心乎。且如父母當力量時。其子事之以毀爛之物。與父母既老缺齒之時。其子復以甘樨與堅硬之物。食而奉養之。則父母強壯時而奉之以柔。既老而奉之硬物。而稱奉身老之時。其心猶不滿處。況既死之後。反以養肉身之物。而誦於靈魂之無有飲食者。果爲當乎。評。生死殊途。儒士欲以養生之物。而奉於既死之時。愚矣。倘或能飲食。則人未有此供具。而祈享之也。

儒士曰。夫子教人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則是何理。豈不是父母生時享用何物。謝世之後復以此物而奉養之歟。西士何據而曰。父母不享不用。

西士曰。倘如儒士據事亡如事存之言。奉養父母死後亦如生時。則當一日三時肉炊飲食。不然則一日再食。何故初死之時有設奠朝夕有飯。此後七日然後設饌祈享。又後三十日一旬。又至五十日後又一旬。百日後復一旬。最後一年一旬忌臘。始祈享一旬。則其餘日父母何所取給飲食以生。儒士已知不可便父母饑渴困苦。得不孝罪。何故一年始有一時飲食。隨自送去。是豈合於事亡如事存之句乎。是則所據何書。欲賜父母飲

食則賜。欲送則送而不賜享如此。豈得謂之孝之至也者乎。書而教此豈可據乎。是儒士盍觀兩邊。一則信父母之靈魂已歸死後則不復用世間之飲食。所以子孫不有供拜祈享。一則信父母之靈魂猶往來飲食以養肉身如在平時。且能扶護子孫。却乃棄父母而不顧。只得一年一時飲食隨則送去。是何者爲實何者爲虛。如夏禹曰。生寄也。死歸也。其實爲何如。必也死後已歸於實館。善者升于天堂之實館奉侍天主享福無窮。豈有饑渴之理。舍天堂之榮樂而求食於世間子孫一時之忌享。始爲得志耶。安有棄奉侍天主之職分。去清閒之實館而復來塵世風波之苦海而省探子孫以爲重耶。若夫愚人已受地獄之

刑罰。豈有逃出而復歸陽世乎。是以禹曰。死歸也。至如謂父母有法扶護子孫。蓋觀多人父母在堂。則其子富貴。有人田連阡陌。有人貴重而爵爲進士郡公。文班武秩。坐朝議論。亦有外任而爲鎮官府縣者。及其父母謝世。或其子貧賤饑寒失業。亦有失此權爵者。倘父母有英靈法則。何不扶護子孫富貴盛事。使之先得忌臘供給祀事。事體尊重。後則揚名於後世。以光父母之名面。何乃致之貧賤困苦。被人輕辱。豈不汚父母之名乎。是則父母已死。無有權法扶護子孫如生時。無疑矣。且如人生平日。或見子孫之病。如目痛腹痛寒熱等症。亦無有法使之痊瘳。與其臥在床上。十死一生。亦不能有法使之得免於死。況此時

既死之後。陰陽隔別。生死異劫。而有能救護者乎。
評。儒士不明生死之理。妄欲妄福。區區於飲食祈禳。孝之虛文也。西士發明死生。與當惡不當惡之由。可謂發開茅塞者矣。
儒士曰。西士之道。何故不拜父母。得非已死非已之父母者乎。
西士曰。此說似出實事。蓋有一理。人之在世。有二分者。一則靈魂乃是貴重。爲萬物之最靈。二則肉身生土反土。是以父母在堂。子孫敬愛。欲有跪拜承歡。此是合理。至如父母既已謝世。則至重之魂。已離肉身。而賞罰歸其所矣。譬則君王遠行。離格御殿。人之肉身已死。雖尚臥于床上。猶君之遠行。而龍衮之衣。解而置之殿陛耳。古今以來。豈有君王在外。而百官日日就在所

置龍衮之處而奉侍拜跪之乎。此非禮也。亦如父母當熟睡之時。子孫有將禮物而敬奉拜享。則父母愛眠之頃。豈知之乎。向來豈有見父母當睡之時而來拜。亦豈有當酣眠之際。而勸之以飲食。而謂之孝耶。昔宋徽宗敗陣北行。其子高宗以其不見父而其心不安。於是設遙拜之禮於越州。復於紹興設望拜之禮。議者黃發齋譏之曰。高宗雖設遙拜之禮。亦不見天下稱之爲孝。雖其不拜。亦不見天下譏其不孝。苟高宗能知孝道。則不爲此虛文。蓋徽宗尙爲北遼之俘虜。非有望其子之拜。而以爲孝。惟望其子爲之復讐。使父免爲北囚耳。是以時臣胡寅勸高宗務實效。去虛文。則是遙拜之禮。乃孝之虛文也。是以道中教

以父母既死。則子孫誦經懇求。作爲善事。以救助靈魂。而不跪拜。乃虛文無憑之禮也。蓋以既死之後。不是在生之時。而於父母無所益也。

評。此段說話。剖分生死之殊。儒家只就世俗之虛文。而西士則就孝敬之實事。辭語曲折。正如夜間明月。夏日清風。醒得人之迷惑處。

第三日。講人之究竟死往何所。

儒士曰。儒書謂氣聚生。氣散亡。與禽獸無異。如溫公曰。死則形體消滅。與木石等。其神飄如風火。又有云。人死。骨肉歸于土。血歸于水。魂氣歸于天。

評。魂歸于天。從何居。駐得非飄飄蓬蓬者乎。

西士曰。據如此說。一是死後萬事都散亡了。非有罪福。非有賞罰。人死亦猶鳥獸草木焉耳。到此善人平日勉力率性修德。於是悔恨曰。平生竭力行善。亦是無益。惡人平日忤逆甘心暴橫。至此復欣然喜色曰。惡亦何害。死後則已。譬猶軍回。無令非有法則。并非有賞罰。則無憂者乎。二則死後骨肉歸于土。魂氣歸于天。是則人之靈魂皆歸于天。爲善之人。魂歸于天。行惡之人。魂亦歸于天。善與惡混而不分別者乎。據儒士之說。則天下饒他縱橫。欲何欲矣。雖善雖惡。死後不驚。魂皆得歸于天。何畏何懼。此言果爲當理者乎。

評。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儒士不究其實。此所屈服於西士而無敢辯說也。

法師解曰。臣道所教。後代不生不死。白日飛升。騰空而出。爲其有僊藥靈丹。長生全其千年不死。

評。說得冥竊。世人豈有白日飛升者乎。老家所言怪誕甚矣。西士曰。苟如是緣。何自古帝王均已去世升遐。則是帝王豈有乏此才智。何乃不有尋此僊藥。豈有乏此金錢。而不能早買此藥味者。亦無人以請召法師乎。且世人有請法師作爲符呪丹藥。一皆死了不見一人飛升者。則長生不死者何居。

法師曰。蓋或在人不能修德修僊以求長生。或於疾病之時不

知請召法師妙手者。以救助之。或者天命至期而止。臣等所助者病。豈能助人之命乎。

評。立言三事以蓋其非。所謂冥行徑趨。茫然而已。

西士曰。太上老君。與張良張儀張寶張角並諸師之傳授太平符呪之書者。一皆已死。則是等師不有修德修僊。以求長生者乎。抑或不能請召妙手之師以助之乎。諸師平日奉事玉皇爲上天之帝。何不祈懇爲之反回天命而長生者乎。何不用長生千年之靈藥。則此藥者將欲誰助而不以助已者乎。此言豈出於實而可以爲信乎。

批。此論。正若秋霜烈日。凜凜乎不可及也。

法師曰。九人所修何道則以此道爲真。據書中大聖傳教信奉而已。若夫福乃在天。隨天所予。豈人之所願欲而得之者也。西士勿復說去。非是我立成這道而查問至于繁言者也。

評。法師至此寤矣。老君有目掩巾而走矣。

西士曰。如是向後不可誇說。謂所遇法師妙符。助得生活。亦勿謂由從他道。不助則死。已知命乃在天。則我不必費辭也。

和尚解曰。人身有三等魂。及其已死。神皮皆散亡去。存肉身之神。隨從人身。至如神魂若能請得僧師念經保唐。始得升入于佛國受福。不然則困難墜入地獄。

西士曰。念經保唐何如。

和尚曰。人於將死之頃。念曰。佛性。噫。佛性。噫。宜出自頭上頂穴而去。勿出自目門。耳口門。鼻門。與陰門。以至墜落。如秘書云。頭者天也。若死到天海外。空升天也。若出自眼耳口鼻陰門。不成僊也。及其已死。真靈去路。則宜稱為佛僊子。始免落入地獄。亦免墜入三塗惡路。又有佛勅。始得過陰空。椽。到黃泉處。至一井有樹。徐木。過臺河江去。自然渡到于長沙。始過四岐路。此路有銅橋。鉄板。有詩誦云。平生善惡任人爲。死後奸邪必去之。

解使真知佛經念。雖罹地獄脫無疑。評。這是寓言之妄。只可警惑無理之人耳。可怪可怪。

西士曰。靈魂乃是虛靈之性。入於肉身。與離肉身而去。微妙難

見。豈有由何門而得脫乎。據如和尚所言。則積善有德之人。死時。靈魂遇出耳目陰門。悉落地獄。而積惡暴逆之人。死時。靈魂上自頭上頂穴。則升天入佛國乎。此言果合公平之理否。西士又問曰。人之靈魂已入地獄。受此刑苦。果有何理而得出否乎。

和尚曰。亦別有理。蓋佛德大慈大悲。不欲人之陷此困苦。是以傳授多方。使人得以免罪。雖世人力薄。不能奉守佛法。誠禁然。已有臣等之代守。西士盍觀大乘妙僊蓮花諸經。人能誦此諸經者。得致升天受福。又南無阿彌陀佛經。人能念此經者。得免自此以前之罪。並免落入地獄。至如已死之人。子孫有惡。誦諸

僧師。故易齋醮。佛法已許僧師破獄。使獄內之靈魂由此得出。評。如此則人生不必行善。只一易醮祭。可以超升。蠱怪蠱怪。

西士曰。地獄人人有罪者盡得出否。

和尚曰。盡皆得出。惟侮慢佛法之人。則佛不之救。

西士曰。破獄之法所行如何。

和尚曰。破獄之事。先期齋戒。誦經祭禮多日。救脫祖先父母之魂。然後最終始行破獄。使祖先靈魂脫出。其獄以四柱釘于家內。以紙包四面謹密。再作四方四門。其中一門留爲地獄。然後祭十殿閻王。乃管治陰府之王也。又祭五王守五門者。曰東方青帝。西方白帝。南方赤帝。北方黑帝。中央黃帝。法師圍繞走行。

三重。念經洒淨水。再擲錢二文。以所得陰陽爲跡。此是陰府諸王已受禮物。然後法師第一等者持杖打破各獄門。便在中之靈魂得出。此佛教已傳在黃圖永訣書明白詳盡。

評。永訣之書亦自佛家作出。包紙爲獄何等堅固。自中而出何等輕易。

西士曰。和尚言佛傳此禮詳盡。何乃於四十二章之書不見釋迦一言及此禮者。乃見於燈心書有曰。梁武帝立爲齋會。則此會自武帝始。是自釋迦至梁武帝已隔一千五百年始有齋會破獄之禮。而却謂佛教所傳此禮明白。此言豈合於書者乎。又如破獄之事。且看世上君王設立獄室。現在眼前。其中禁錮有

罪之人。設有人欲破。豈有能破之乎。況至尊至重有權有法之主。已立一大獄在于地中。乃深險之處。世人所未常見。而諸師乃陽世肉身之人。何路變化入于地下而破之乎。且在此既請諸師破獄。在彼亦請諸師破獄。則是何時欲破則破。存者幾何。而謂之地獄者乎。且此獄一破。則其被禁之靈魂一皆盡出。豈有人搯在此。今年既破。而來年子孫復請師來破以助罪乎。容或法師再立之乎。

評破獄之事。尤爲謬妄。逐頭辯說。破得人心沉迷之獄矣。

和尚曰。西士之道。邇年亦有會禮求魂破獄。行走園墓。遍洒水。無人談笑。是則均此禮也。自己爲能。而更誹謗他人之所爲乎。

西士曰。臣道亦有會禮求魂。而非有破獄之禮也。蓋人死後善惡分別。則其魂有二次。一則惡人之靈魂已墜落地獄。則臣等不敢爲之祈禱。蓋爲此魂無理可脫。二則善人之魂。平日有過已改而未能填償。亦有罹于小過而未能淨盡。死後猶懸於煉罪之獄。暫搯而已。譬如國王立獄。其極惡大罪。置于牢固之獄。堅搯致死。人誰能爲之苦叫得免者乎。至如次囚。則暫搯在諸營寨。或犯輕罪。或負債錢。則子孫猶得奔走追贖求之脫出。是臣道會禮求魂亦猶是也。臣等豈敢破獄如諸師者乎。

儒士曰。臣等三教已逐解了。茲西士所解此句何如。

西士解曰。臣道所教有四件事。謂之四終。一曰人之死候。二曰

審判。三曰天堂。四曰地獄。一曰原初祖宗有罪流傳子孫。爲此天主判斷凡厥人生必皆有死。是以不論尊卑何等。雖聖智賢能一皆有死。二曰審判。凡厥人生既死。雖其肉身臥在床上。然即時此人本命之天神。携將此靈魂。直至天主威儀公正之座。受此審判。生時心意之思想。自一言一事。或善或惡。自有成人知覺。至於死時幾何。至此時一一羅列不遺一事。亦不能退托歸于他人。三曰地獄。乃昔日天主造天立地。設立一獄深險之地。爲四層。一曰靈泊。二曰孩所。三曰煉獄。四曰永苦。靈泊居第一層在上。乃先代聖人靈魂猶染祖傳罪。死後暫擱候救世主降生贖罪。方始得脫。孩所獄乃小兒初生而死未受領洗法。煉

罪獄乃禁錮世人靈魂生時帶得小罪。或負他債生時未有告解。亦未填償。死後受此燒爇鍛煉。待至諸罪填償完悉。成得精粹。於是脫出而升天堂。永苦乃深險之獄。擱罰魔鬼與世人平日從事魔鬼。悖忘天主之恩。不守禁誡。此獄乃砒燭之火與千萬極苦之刑。世人一墜此獄。燒爇無窮無時可死。免此苦所。天堂乃至貴至尊清閒快樂之所。兼備福善。天主造成。以賞諸天神。並男女各聖平時在世奉事天主。謹守誡禁。死後靈魂超升奉侍天主。享福無窮。此四終之事也。又有一事最後奇異。天地窮盡之日。天主使世間人已死自造天立地。以此日。一皆復活。自天堂享福之善人。地獄受苦之惡人。各各出來。靈魂與肉

身相合。到蘇嘉發之野。受此公共審判。同此一日。然後善者靈魂與肉身精明粹美。升于天堂。享得常生常永快樂無窮。惡者靈魂並肉身醜陋困苦墜落地獄。受罰世世無窮。

批。四終之說。確然四時金石。凜然雨露雷霆。

儒士曰。西士前言。人初死。即時天主已審判。善人已升天堂。惡人已落地獄。如何又言天主復使已死人生活。到于一處。再受審判。則是天主前審判未當。且此事乃天主之所爲。非是他人所行之事。而更作爲兩番致生多事。

西士曰。兩番審判。天主自有深妙底意思。一爲其前審判。只獨人之靈魂受賞受罰而已。肉身猶在地下。到盡日始合肉身生

活。由其前善人之肉身。初已與靈魂爲一。樂行善事。奉事天主。到此故令靈魂與身兩件合爲一。以受福賞。惡人之肉身。初已與靈魂並行惡事。悖違聖教。到此故令靈魂與肉身兩件事合爲一。以受罪罰。始合公平之法。二。則前次審判。惡人善人受賞受罰。天下未知善人有何福善而得受這賞。惡人有何罪惡而受這罰。譬如會試文卷。評閱已入中格。猶有掛榜三日。使天下知其姓名。以爲褒美。審判之事亦同此意。到此時天下萬代人。見善人平日樂行善事。謹守正道。今日得受此福賞。極尊極重。則善人之名益以光顯。見惡人平時惡業惡行。邪淫污穢。悖逆正道。今日受此刑慘。無窮無盡。惡人此時羞愧困苦在天下面

前且約以何不有大山墜下填押此身。使得死了。亦所以速去落入地獄。免致羞愧在人面前。更生一大苦也。此審判最後之事如此。

評。主教所言。亦有賞罰。亦說有天堂地獄。但見得不於明。流於謬妄。蓋由所傳者失其原本之實。而從中別立一門戶。無怪乎後人之効尤也。西士發明正理。所謂洪爐一點雪也。

總評。天下之理惟其是而已。是故君子以理為主。理明則人無不心悅而誠服矣。今觀四教在大官前。如此論說。如此問答。如此義理。燦然耳目。始識遁辭者。知其所窮。邪辭者。知其所陷。均是一偏之見也。孰若西士。汪汪若干頃波。不沮不挫。言如涌泉。

辭有盡而旨無窮。使聽者靡靡。令人忘倦。雖千萬言不爲費辭者矣。見得繡口錦心。珠璣萬斛。道中之木鐸也。

西士曰。三日臣等應候大官面前。解說畧過臣等道中之事。萬望大官審究。臣等蒙恩萬倍。然臣乃大西人。禮法未熟。言語未諳。或言中有失禮事。望大官海量準恕。再懇諸師免責。且幸得與諸師講談如此。最是樂事。諸師據道而言。臣亦據道而言。或就中何虛何實。何真何僞。已有大官權衡分其是否。語云。理者人類之公師。君子以理爲主。則辭說難逃理辦。今臣拜謝大官。懇祈天主護扶。春秋鼎盛。俾臣等得蒙萬福。再請諸師平安自在。臣乞歸撫所。

評。西士可謂進退從容。不獨言辭之通曉也。以理相爭。不有嫉惡之心。既以言而恩謝大官。復以言餞送諸教。婉而不迫。直而不忤。且曰。乞歸撫所而毫無請托求免之心。直是以徇道銑石肝腸。冰霜節操。不負千里而來矣。

於是大官聞言覺悟。即去舊習。欽崇天主。且爲奏言於主上。請免撫禁。是西士得以遍行地面。講明正道。其在大官一營之軍。從者太半。

評。良知良能。誰無此者。蓋世之昏迷無人引誘。一有啓發。隨即醒來。如大官是也。大官之所以得歸正道。雖在西士之發明。而未始不由於慈母之勸誘。懇祈天主。有以致之也。終畢。

會同四教

印在几所辭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二十四載歲次甲子

✠監牧批囑瑪移亞東傳梓

會同四教名師

課代德需黎罪看景興。主鄭罪靖都王固扒特仁柴奇。沒柴方
西沒柴本國搥於儿幣在庫彭。敗氏固茹官愁罪注主靖都王
諸固道。麻娛得罪德上璿主於境園。海陽處。本固道。常勸昆
道。雙離茹官胡塗諸別道實虛罪兼苗吏。寬茹主崇尙柴修妃
僂共重邊符水法門時惡得拱悶跪邊茹主朱呷一門時易欣。
仍麻吏寬德上璿能戕且事道。罷得固惡做娛凜時拱沛朝朱
平惡娛。丕固沒得氏茹官嗽各道且營得底响理道朱得暄祐
邊苗沛債罪濫牢。丕固道儒道老子道釋迦吧仁柴奇沛搥拱

會同四教名師

一

遂旦女。閉除茹官咄浪。本惡些重事實。悶別道。茹罪道正底些奉事。丕各道。但旦低時。沛盤理之罪。理正。齣道共沛。咄沒欺沒得。據次序。朱些。咄買特。

畧歇。儒士浪。中。漚德茹官。本從古以來。庄仍沒。若茹些。麻吏十八國。諸候吧。各。若邊方。東尼各等。帝王公侯士庶。調重。匹道些。尼。祕。濫正道。群事道。外國花郎。罪異端之教。仍調。噉詐非理。茹固事之實。麻。沛盤。晦理。濫之。否。平道。氏固實時。茹主。但庄禁。如鋪柴花郎。尼固。罕灰時。牢茹。希固。扒麻。濫罪。氏畧茹。希但。論處死。余得。揭鋪柴尼。群刀退。窶吏。偷入。勸誘民愚。朱年吏。沛扒。攔固。空仍之。茹鋪柴花郎。固理之調之。悶疎底。德茹官。審察朱時。

唉疎。

西士浪。中。漚德茹官。固。惡。瀆傷朱衆。碎特。咄事道底。得察朱事。沛理時。衆碎特。箴恩。瀆。雙離碎。覓調。儒士。咄浪。本從古以來。各等帝王。祕。匹道些。濫真正時。牢。齣序。大學浪。自伏。幾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茹。欺。氏。但。固道。儒道老子。道釋。迦。兜。氏。調本。從古以來。但。啞。調庄實。爲代。三代。術。機。買固。匹道。氏。麻。渚。共浪。匹道些。罪正道。群道。外國。罪異端之教。氏丕道。儒時。於。渚魯。道老子。買固。卒代。茹周。於。處。胡廣。道釋。迦。於渚。天竺。邊。西。渚時。匹道。氏。庄。沛道。外國。歇。咄。牢。儒士。認浪。匹道些。咄。体。氏。固。實庄。吏。噲。衆碎。罪道花郎。雙實。碎庄。沛罪。得花郎。

吧庄固道苐罪道花郎共庄別花郎罪苐苐女。本衆碎罪西士
大西洋各渚祿奉天主。朱年道衆碎噲罪天主之教。麻罷衆碎
約泐朱天下每渚別道天主麻祿奉朱代微特享福清開連天
堂。朱年碎底茹圭坦渚麻茲郎邊尼千山萬水。不辭勞苦。不顧
名利。沒固惡悶執靈魂得些特脫麻崔。丕碎茲戈渚茹明拱匱
於帝沒惡辭段買郎且渚尼。閉數仍吹虐勸得些濫事荅另事
與。麻儒士吏浪。裏道氏固實吧鋪柴固罕灰牢茹希固扒麻濫
罪時調氏碎祕濫庫疎凜。爲役茹希濫碎庄敢察。雙碎悶晦儒
士調訥欺乃浪。從古以來各等帝王調天惇祕匹道些濫正道
時牢代希秦始皇眩啞的。李斯麻粹歇典儒樽各學路。旦代東

漢明帝眩道釋迦麻貶道儒。吏旦代希宋徽宗眩道老子麻貶
道釋迦渚時匹道氏欺苐實欺苐虛。欺苐正欺苐邪麻等帝王
欺天欺情欺暗欺咬共禁濫丕時爲理濫牢。真儒士唉疎調氏
未碎仕疎調箕。

儒士浪。得罪等帝王濫希該治得判哦体苐時天下沛哪據苐
別特爲理濫牢。

西士浪。包丕時翁有固據調氏浪。裏道固實牢固禁牢固扒得
麻濫罪濫之。屈吏訥浪道外國罪一種異端非理。時翹道衆碎
察体尼。一曰。人之本原生自何來。二曰。人之現在在世何如。三
曰。人之究竟死往何所。氏罪匹調氏噴德茹官吧各柴察固沛

罪道異端非理嚙詐庄。
閉除茹官浪。仍調氏祐呷拱固理。時龜眾道沛解義。𠂔調氏呷
体苗朱些眩。雙咲解沒眼呷沒調渚。貫從且特。丕調一曰。人之
本原生。自何來罪濫牢。

畧歇儒士解句氏浪。龜道儒各冉吧。各儒士呷仍等聖賢調合
沒意麻哦浪。每事時罷五行麻呷。麻欺五行諸分。𠂔呷時於論
濫沒氣噲呷太極。如唾冉性理浪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
變陰合而生五行。罪金木水火土。爲丕拱罷沒氣麻變化萬物。
如唾翁程子浪。萬物之始不過散聚而已。罷帝道儒祕太極濫
頭檜櫪每事麻渚。

西士浪。本種氣空欺奴動時動買朱旦欺固事之恪於外奴麻
根杓奴吏時買崔動。麻欺奴安時安買朱旦欺固事恪於外奴
麻打動奴買動麻渚。雙離欺頭歇買固沒氣太極時太極迦帝
之麻濫朱奴動欺奴當安。共濫朱奴安欺奴當動。如唾翁邵子
呷龜冉經易浪。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氏丕罷猶埃哈罪法埃分
乞氣氏呷塊饒。

儒士浪。自然二氣之道連分呷。

西士浪。翁呷濫丕拱如呷浪安生呷動。動生呷安。冷生呷爨。爨
生呷冷。吒生呷爨。爨生呷吒。如經易拱沒坭呷体氏浪。陰爲陽
之母。陽爲陰之父。苗固調之逆聰欣女咄。

儒士浪。二氣動靜体氏本自畧無窮。

西士浪。翁罪儒者格物窮理。麻群呐体氏時拱如吸浪。本丐棍固沒頭麻。崔濫牢朱耽特。爲丕道儒決秘太極濫頭檣。每事時碎諸服。爲太極罪氣空庄浦種声灵固法則之麻生年每事特堯。

次仁。柴法師解句氏浪。冉邊衆碎固齋理。齋藥稟西士闕別檣。體開物時奄繆吏。繆沒句墨太上傳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虛無自然之大道。

西士浪。尊道於頭句氏罪帝之。爲尊道罪虛字耳庄浦罪物恒固麻於沒命特浦固得哈罪種之格時買固道氏特。朱年尊浪。

天地萬物之道。吏浪。道生一。一罪帝之。一罪得哈罪一罪類格。拱庄固理一空。麻於沒命特女共浪。虛無大道。本天下初吟奄。曉梓虛無罪虛空每塘麻群特濫大道濫牢。養柴唉察丐廢翠。楫雖罪役馳閑拱浦固几濫買固。諸分賃丐廢苗罷虛空自然。麻孕年特堯。方之丕坦。閑物罪役奇体業氏牢群敢呐罷虛無。自然麻年。呐濫丕固浦理麻耽特庄。氏各冉邊道柴法師指嗜。虛無自然濫等檣檣每事時碎諸服。

次仁。柴和尚解句氏体尼。趙冉心燈頭排九切呐浪。頭畧歇固沒紇霜罪虛無罪佛性。麻紇霜氏自然趙唧濫匹分。沒分撐濫至。沒分鎖濫坦。沒分匙濫得。用除化年沒腦罪元始。段匹分氏。

吏合更年沒丐鋪積凍麻丐鋪氏吏化呷濫眾脫沒脫濫至沒
 脫濫坦沒脫濫吒沒脫濫娛麻萬事牟再遲遲恪訴呷德佛法
 則無窮奄固訴詳龜冉心燈秘之排九劫雙碎唉計慙沒沔法
 遲朱西士耽

畧歇頭德佛釋迦奄化年匹逝愁層至聽得奄化年櫛鑽探至
 奄真吧奄栖奄化年眾希連至奄昌舛盼奄化年奄字群仍昌
 舛時奄化年匹字群包饒昌格時奄化年匹慕愁逝字奄頭踏
 奄化年慘開眾軒字大腸奄化年流奇麻小腸奄化年流馳共
 開萬法遲恪女雙嬌呷歎時計慙閑饒西士闕別朱訴時仕朱
 祐龜各典佛教

西士浪仍啞柴呷實罪事遲遲凜渚時牢龜冉儒浪字買生呷
 於代茹周希昭王辭次奄逝眾腦罇得夢慘於諾天竺牾希吒
 罪淨梵王娛罪摩耶妃嫫罪耶氏妾罪如羅牾字罪圍達多共
 罪忍辱號釋迦牟尼佛麻生呷歪坦包除渚時欺釋迦諸生呷
 歪坦時各希代上古吧吒娛字共天下代氏空固兜麻於時濫
 牢唆仍帝之朱醴柴呷濫歪固合貝冉咄固沛理麻耽特庄
 儒士浪埃信埃庄默埃匹眾些據哩奄劄龜冉道些麻呷未時
 崔苗固沛啞盈眾碎麻唆悲除邊道西士解句氏濫牢
 次眾西士解体尼龜冉經聖眾碎固啞浪厥初太始無天無地
 無神無人物夫天地萬物氣質而亦全無獨有一自有自福自

德至尊至善至公至智至能之真主也。生天地神人萬物。一命而有不藉其實。不有其勞。全能之顯也。天主法則無窮。油麻悶孕年每事魎沒之拱特。雙罷固意牟冉得奄孕年每事魎松得。麻穢敬買孕年類得些拱罪得次松。畧時孕年沒得男達牂罪亞容。更孕年沒得女。達牂罪咏喘底生產昆。招共濫祖宗歇奇吧類得些朱旦代代。朱年油埃埃於泣東西南北拱罷沒檣禮罪仁翁妃氏麻哩台汰。朱年冉論語固句浪。四海皆兄弟。自天主造天立地。且獨計奄候松。蘇靜吟。閉饒事奄計訴詳魎西史。贈罪冉識傳。

儒士浪。閉饒事柴吶拱罪啞傳奇漫錄麻洛。為天地罪皆理氣

之肇成自然。然而苗固埃生哩兜。天主氏罪主盈諾鋪柴時默鋪柴竹鋪調氏邊方東尼濫之。為梟固而罪主終奇吧。天下萬民時得些拱別。因牢自古及今。庄仍罪庄固埃魂覽主氏包除麻吏。魎冉五經各等聖賢奄傳庄兮固覽吶。且牂天主包除燁時濫牢。氏庄罪調鑿言惑世誣民者乎。

西士浪。柴吶天地皆理氣之肇成自然。然而時牢冉孔子家語吶浪。主天地以生萬物。更魎冉小學高麗本銅拱浪。天主生天生地生人。氏閉饒啞魎冉時指帝之。庄指訴詳固主生年歪坦。開物咄。此祐署箕昶楷濫茹時特實。雙離楷鑿昶楷濫茹沒命。麻庄固迦輶署苒燁。調氏初吟奄固埃啞覽包除庄。况路罪吶。

理氣空罷沒飭奴麻肇成天地。拱如啞浪。陽生陰。陰生陽。哈呷
 歪生坦。坦生歪。更歪生。呷坦自然。而然。响濫歪時庄。逆理凜咄。
 尊浪。天覆地載。歪呷茹坦呷呷。係固茹時固主所茹。固歪坦時
 固主治歪坦。買合理麻渚。更尊浪。物不自成。箕如丐檜。礎箕雖
 罪物龜閑。戛庄固泐。栖得些。靈時代。芾奴固。拆茲沒命特。方之
 每役。龜歪坦。包安排。制度法。則次序。隸氏。得些。粘覽。栖歪高欣
 樞陵。栖陵高欣。氣氣。接連渚。渚泚。觥坦。坦。躡翠。務麻生。呷花菓
 草木。渚時。餒。餓。餓。氣時。餒。獵。鴿。栖歪。燭。創。班。睥。栖陵。燭。創。班。睥。
 各層歪。礎。茲。運。吏。分。經。睥。睥。固。欺。瞞。欺。瞞。欺。瞞。共。濫。靈。靈。靈。靈。
 坦。固。四。時。八。節。春。夏。秋。冬。麻。生。呷。花。菓。草。木。朱。得。些。吟。戛。庄。固。

等坤窖。拎。攏。呷。攏。冉。時。牢。哈。遣。特。歪。礎。茲。運。吏。牢。哈。遣。特。翠。務
 台對麻庄。磊。時。節。歪。台。戛。仍。理。氣。空。無。知。無。覺。麻。安。排。每。事。隸
 氏。特。咄。响。濫。歪。乙。呷。翁。誰。諸。堵。理。麻。渚。平。事。翁。响。浪。戛。固。天。主
 時。牢。自。古。及。今。庄。兮。固。埃。粘。覽。時。翁。沛。別。天。主。呷。等。慄。純。神。無
 形。無。像。無。聲。無。臭。麻。昆。相。亮。虧。粘。覽。事。聲。靈。濫。牢。拱。如。欺。得。些
 响。浪。魔。鬼。共。靈。魂。麻。每。得。每。固。靈。魂。龜。亮。麻。翁。包。覽。魔。鬼。共。靈
 魂。体。芾。庄。哈。呷。固。特。响。浪。罷。庄。固。粘。覽。時。庄。信。固。魔。鬼。庄。信。固
 靈。魂。龜。亮。咄。吏。拱。固。事。庄。沛。聲。靈。麻。得。些。拱。粘。庄。覽。如。靈。箕。動
 核。檜。芾。埃。包。粘。覽。形。龜。呷。体。芾。哈。呷。固。特。响。浪。罷。庄。粘。覽。形。龜
 時。庄。信。固。靈。咄。氏。歪。庄。沛。樣。昆。相。粘。覽。時。買。信。浪。固。爲。尊。浪。據。

理不可據目。群調微歇翕浪。牢初吟翹各冉庄。覽咄且牒天主
 輝。氏翕常讀翹冉連連麻咄浪。庄覽濫牢。箕代漢武之時。命日
 碑作爲金人以祭天主。其後有祠天主於天齋麻天主之稱。亦
 即上帝之號。棋沒義界翕連至。箕經易浪。惟皇上帝降衷于下
 民。吏周書浪。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吏如經詩。詩大雅浪。上帝臨
 汝。詩執競浪。上帝是皇。吏詩蕩浪。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詩臣功
 浪。明昭上帝。運用康年。吏如經易浪。帝出于震。吏典家語。嗟翕
 孔子浪。主宰天地。氏上帝界埃。固沛陰陽二氣。無知無覺庄。哈
 界庄沛。實界等声。灵創助通別每事。濫翕奇連至鄴坦。該管歇
 天下。翹事福朱儿濫事答。翹事禍朱儿濫事與。氏儒家之所謂

上帝者。即聖經之所謂天主也。但人讀之而不察之耳。屈牒上
 帝。俯微自欺。釋迦排達沒牒玉皇上帝。界得世間。朱年邊衆碎
 自帝庄。哈界上帝。辰浪。得些認浪。玉皇上帝終。雙離仍等知理
 者。豈可以稱所之異。而謂其古經無所載乎。最至翹各冉經史
 邊大西庄。覽剗牒義農黃帝堯舜時各等智者。邊氏拱庄信固
 翕義農黃帝堯舜女咄。氏界閉饒事。危解。解調次一時濫丕。

得次。解調二曰。人之現在在世何如。

調尼儒士解浪。邊道儒聖孔子固傳。糝調濫規模底。咄得些。界
 格物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
 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共咄沛祿上

帝共祿神。祭六宗。祇得些修五德。聖仁義禮智信。祇侍道五倫。聖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

西士晦邊儒祿等上帝聖等兼節。

儒士浪。上帝聖。雙庄沛。至。樺樺昆。相。祐。覽。兜。實。聖。法。至。惡。至。聖。等。上。智。哈。燭。察。哈。該。治。於。龜。命。至。昆。相。些。祐。庄。覽。兜。經。易。哈。柴。程。子。浪。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朱。子。浪。天。地。之。心。心。是。主。宰。性。理。浪。心。字。自。帝。帝。者。天。之。主。宰。也。爲。至。上。帝。聖。天。之。主。宰。

西士浪。至。樺。尼。固。形。體。空。麻。崔。如。龜。冉。史。劉。哈。胡。氏。浪。氣。浮。而。爲。天。者。不。過。茫。茫。一。太。虛。耳。至。聖。氣。太。虛。至。庄。沛。聖。物。固。註。庄。

固頭庄固。臍麻牢。吶。上帝聖。惡。至。吏。浪。濫。沒。共。至。於。龜。命。至。鼻。至。恒。礎。茲。運。吏。庄。固。欺。行。如。哈。太。學。浪。天。運。循。環。無。往。不。復。時。上。帝。包。稱。聖。主。宰。每。欺。每。沛。隨。至。麻。礎。茲。韻。吏。濫。沒。共。至。賊。得。航。黠。坦。庄。固。欺。行。吶。鼻。固。實。体。氏。時。庄。聖。事。醜。虎。怪。憐。朱。上。帝。吶。鼻。庄。固。至。雲。朱。時。上。帝。庄。固。坵。苗。麻。娘。序。吶。群。帝。之。聖。上。帝。女。鼻。濫。至。時。諸。窮。理。至。吶。上。帝。聖。等。声。灵。御。殿。臺。連。至。共。遣。至。礎。茲。韻。吏。麻。渚。箕。花。封。人。浪。歸。于。帝。鄉。哈。周。公。吶。龜。篇。金。膝。浪。乃。命。歸。于。帝。庭。氏。庄。沛。聖。等。上。帝。固。殿。臺。御。吶。

西士吏晦浪。神聖埃。因爲濫。牢。麻。沛。祿。

儒士浪。易曰。陰陽不測謂之神。又曰。以功德謂之神。以妙用謂

之神麻沛祿奉。爲留意忌神。叩護國家。人康物盛。如啞聖孔子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也。

西士浪沓油神固沛罪等。声灵法則時買護民保國特。雙邊茹儒哈神罪陰陽二氣。如啞程子浪。氣之伸者爲神。屈者爲鬼。朱子浪。鬼神只是氣。典字彙浪。陰氣流行則爲陽。陽氣凝聚則爲陰。總是一氣分而爲二。氏閉饒啞訴呬神。一皆謂之氣。無知無覺。麻些固年祿漚竈忌氣。屈伸氏叩護朱些特事。苔塊事與咄。氏罪祿漚虛空麻渚。

群事祭六宗罪倅茹女。

儒士浪。醴經書傳吏固禮于六宗。望于山川。六宗罪祭時也。祭

寒署也。祭日也。祭月也。祭星也。祭水旱也。吏祭山川女。欺祭固意祿奉。謝恩閉饒等。氏匱創龜氣苔。朱天下特益。

西士浪油麻。極至極。腋共各崑。辟閑物恪卒苔。重望兼茹。默悉時拱庄。敢竣排貝。類得些特。爲閉饒事。氏罪物固形體。空庄固。融庄固。知覺雙離。類得些吧。固形體吧。固性声灵恒融。朱年孳浪。人靈於萬物。氏得些罪等。重望兼氏。吏祿奉各物。憤下庄。平命時濫牢朱沛。固沒欺祿漚祭禮正等。匱孕年閉饒事時買年買沛理麻渚。

西士吏晦浪。平儿修五德吧。侍五倫朱年時特益之。麻儿庄侍固沛罪濫牢庄。

儒士浪。徐神翁曰。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更坭尙書浪。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西士浪。曷固實如丕。牢拱常。寬固。幾几修德。朱旦。薨。麻仍困庫。勿把買。芻固。寬善有善報。堯。渚時埃報。麻旦包除買報。氏勢庄。罪調。响空。咄。

儒士浪。几於賢。荅忠孝。朱旦。薨。麻庄特益之時。昆。召奴仕特。麻渚。西士浪。沓平。吒。翁。賢。荅立功。積德。麻庄特福之。旦代。昆。召。或。沛。訂。醜。涅與。姜。買。麻吏特享福時。濫牢。朱沛法公平。吏固。几。卒。涅。仁義忠信。雙庄。匪。昆。芻。輝。祇。氏。体。芻。爲庄。仍。罪。几。氏。吼。福。善。報。麻吏。沛。罪。如。唾。翁。孟。子。岐。几。無。繼。後。計。罪。不。孝。之。人。時。濫。牢。渚。

時善惡有報。如影隨形於晷。响。濫。丕。固。實。咄。氏。罷。堯。几。積。德。拱。庄。竈。罕。事。賞。福。吏。几。積。惡。拱。庄。怙。恃。事。罰。罪。罪。包。饒。此。祐。固。幾。几。儒者。窮理。麻吏。濫。幾。事。非。理。及。正。時。正。及。邪。時。邪。庄。固。怙。生。死。罪。福。罪。之。沒。閻。據。私。慾。命。麻。崔。氏。閑。饒。事。罷。堯。麻。呬。罷。道。儒。庄。固。呬。罕。等。芻。仕。賞。罰。朱。訴。詳。麻。渚。

儒士浪。庄。沛。罷。調。庄。呬。朱。訴。沒。罷。調。固。几。稟。受。陰。陽。二。氣。之。順。連。生。呬。賢。荅。寬。實。吏。固。几。稟。受。二。氣。不。順。時。生。呬。邪。馳。乾。略。氏。丕。命。丕。包。付。朱。几。耶。几。恨。几。朝。几。庫。几。智。几。愚。几。荅。几。與。麻。埃。呬。濫。牢。特。

西士浪。也。不。係。包。饒。几。荅。几。與。皆。在。天。命。付。朱。時。群。勸。得。些。遷。

善改惡。修身積德。濫之女。與丕法。茹渚。欺責。罰几。固罪。時庄。冤奴。咄。芻固。沛在。奴濫。年罪。麻奴。罰朱。甘。在天。命付。朱奴。稟受。祕氣。醜氣。逆買。化。呬濫。丕。麻。罰。奴。濫。牢。如。呬濫。丕。每。罪。調。覩。朱。天命。麻。呬。台。汰。罷。帝。几。荅。拱。庄。特。功。福。之。几。與。拱。庄。默。沛。罪。磊。之。咄。呬。体。氏。固。沛。理。麻。賄。特。庄。

穢女。邊。儒。固。祿。聖。芻。女。庄。

儒士。浪。庄。仍。茹。儒。麻。吏。各。看。主。官。權。奇。吧。天。下。方。東。尼。調。祿。奉。祭。禮。德。聖。孔。子。吧。四。配。十。哲。女。噲。聖。孔。子。罪。天。縱。之。聖。共。先。聖。先。師。吧。大。成。至。聖。文。宣。王。爲。得。匱。固。功。重。述。六。經。共。傳。道。朱。天。下。特。學。共。噴。得。扶。護。朱。各。學。路。特。創。智。學。各。典。得。匱。傳。共。詩。杜。

特。濫。官。郎。重。朱。年。係。各。生。徒。鄉。貢。進。士。欺。買。詩。杜。共。特。職。沛。匱。毆。麻。祭。禮。聖。孔。子。共。謝。恩。得。爲。匱。頒。朱。困。饒。恩。重。氏。

西。士。浪。茹。儒。做。翁。孔。子。罪。等。上。智。通。太。匱。固。功。述。典。傳。朱。天。下。學。仍。理。公。正。時。甚。沛。雙。離。求。與。共。得。哪。護。朱。特。創。胞。共。詩。杜。時。庄。年。爲。權。法。氏。階。沒。等。造。化。麻。崔。麻。翁。孔。得。拱。罪。人。類。也。時。庄。固。法。氏。爲。翁。孔。子。買。生。呬。代。周。希。靈。王。二。十。一。年。於。渚。魯。處。山。東。府。兗。州。縣。曲。阜。廊。昌。平。翁。罪。梁。服。吧。罪。叔。梁。紇。娛。罪。顏。氏。達。牒。罪。丘。牒。罪。罪。仲。尼。麻。罷。得。些。簞。得。上。智。通。太。時。噲。得。罪。天。縱。之。聖。雙。翁。子。夏。晦。浪。夫。子。聖。也。歟。時。得。浪。丘。博。學。多。識。罪。丘。不。知。旦。代。茹。唐。希。玄。宗。賞。封。朱。罪。文。宣。王。史。旦。代。希。元。武。宗。加。封。

罪大成至聖文宣王氏翁孔子也稱實罷得學源時別齋調雙
得庄沛罪罪苗固法之麻哪護朱埃創施詩杜吧特福塊罪兜
次仁柴法師解句氏浪每事些沛侍於代尼時也繆更沒句德
聖老子浪勿爲勿意勿辦渚之天下侍開饒事朱論時每得調
特下安從且恆暢罪業苗

西士浪柴吶調氏時高意邏邏源庄曉特爲於仍奇吧得行濫
之煙實特從且清照源雙埃劍朱麻咬民事濫牢朱特誑希主
官權行濫時視埃視剎該治吡咄天下朱平安最沛據調氏罪
勿爲時牢各柴仍庫辱徒以虐晰睇矜助得些濫之牢麻保陶
墓塢翁妃吒娛得些遺移坭怒對坭箕牢保得些撰肆對數解

厄送灾濫之勢時鋪柴庄磊道咄吏浪勿意勿辦罪行固意苗
行推察帝之煙吶濫丕牢朱沛理箕種物箕群別鬪時尋咬渴
時尋旺共別種苗年咬時買咬庄年咬時行吏如種六畜箕群
別侍茹朱主奴方之類得些時固性声灵吏固道德齣命別三
綱五常麻吶浪勿意勿辦勢時行別埃罪吒娛行別埃罪希主
行別埃罪嫺馱沒於吝論終買及体苗時哈体氏麻崔咄吶勢
時匹調氏固稱朱沛道濫得咄沒稱朱類核類移共各像楷像
坦侍道氏麻渚爲奴庄固役之庄固意苗共庄別帝之實
西士吏晦邊法門固祿仍位苗庄

柴法師浪邊道衆碎祿奉齋位源雙一罪位德聖奇罪太上老

君位希玉皇上帝位十二行譴王。麻每沒辭沒齊祭禮朱重休。
 喚德聖奇扶護。朱天下塊每事與特每事答共朱長生不死。
 西士浪翁老子買生呬。茲代茹周希靈王元年。腦仁得森。於處
 胡廣戶李。銘仲耳。拱固銘呬老聃。更固銘呬老君。誰特慘逝沒
 歲。麻茲颺代茹周敬王三十五年。於坦咸關。典論語西山真氏
 浪。老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旦代茹宋真宗甲寅元年帝
 謁老子買加號呬太上老君。雙翁老子本拱呬人類於代中古。
 拱固生固死如得些。茹固法之麻朱得些。魂罪特福濫牢特。群
 位玉皇寶呬得戶張銘呬儀。呬詔的張良。學法老君濫祈僊。
 誰特匹逝歲麻茲。颺道氏浪。茹宋希徽宗。龜古包。篋張儀執希

打特賊。旦欺希式。颺疑呬得氏得道連濫勅封朱張儀濫玉皇
 上帝。氏希徽宗呬得陽世罷天張儀連封濫希奇連至。訶固沛
 理特庄。莫不欺署希徽宗諸封的張儀時連至諸固埃濫希上
 帝。呬吏諾邊茹佛拱浪。玉皇呬昆希光嚴於坦妙樂。繡呬寶
 月光。罷庄固昆欺。龜占包。篋元后遣老君。指沒昆。驟遂朱娘月
 先即時連。郊胎。旦辭。微腦。胚。得夢。趁生特昆。驟達銘呬玉皇。氏
 呬。唾邊茹佛時濫至。雙。颺。本圖各諾天下庄。篋諾茹固銘呬妙
 樂。氏呬諾盈茹佛麻渚。吏。否平。吒。娛。天昆。悶達銘重朱昆時連
 特濫玉皇上帝連至。呬。事。氏。固。沛。理。麻。璫。特庄。
 微女。術。仍。神。行。譴。王。呬。濫。牢。

法師浪。罪逝。於連至。每沒辭罪。沒需治。挽兵。剷下界。濫瘡。疔。濫。瘡。得些。爲丕。沛。祕。錢。共。鎖。鉗。共。禮。物。麻。踐。官。行。譴。買。特。塊。西。士。浪。逝。行。譴。氏。罪。周。王。趙。王。魏。王。鄭。王。楚。王。吳。王。秦。王。宋。王。齊。王。魯。王。越。王。列。王。氏。罪。逝。得。世。間。初。代。茹。周。封。朱。濫。需。諸。侯。麻。崔。旦。代。茹。宋。固。的。孟。宗。買。排。呬。噲。罪。逝。行。譴。旦。代。黎。楊。德。元。年。固。的。鄭。千。秋。吧。柴。法。門。罪。鄭。道。謙。濫。冉。洪。蓼。書。固。圖。圖。十二。王。行。譴。印。卩。典。氏。女。雙。閉。饒。得。實。罪。人。類。耳。共。厄。蕤。未。如。几。恪。芾。固。法。則。之。麻。抄。權。生。死。賞。罰。埃。特。起。吏。畏。閉。饒。得。厄。特。濫。聖。奇。濫。需。奇。該。治。諾。連。至。牢。麻。吏。沛。餽。渴。瞻。瀝。挽。兵。剷。世。間。採。攤。得些。底。祕。樓。樛。牀。駟。駟。共。沒。丕。錢。紙。鎖。鉗。假。段。買。

助得些。朱塊。疾。癰。病。惱。濫。牢。氏。仍。格。勢。閉。胞。唉。吻。濫。丕。固。稱。當。朱。等。濫。需。連。至。庄。氏。罪。仍。調。庄。實。朱。年。翹。冉。浪。秦。皇。漢。武。窮。極。以。求。神。僊。了。無。証。驗。宋。道。君。奉。道。之。勤。設。醮。之。厚。受。辱。於。漠。北。而。道。亦。不。聞。罷。帝。道。老。子。噲。罪。虛。無。之。道。時。也。合。凍。

次。吧。柴。和。尙。解。句。氏。浪。邊。佛。教。哦。得些。修。五。德。沒。罪。施。貼。罪。罪。侍。齋。罪。忍。辱。罪。罪。修。德。翹。罪。侍。惡。實。吏。戒。禁。五。事。沒。罪。禁。殺。生。罪。罪。禁。唆。盜。劫。罪。罪。禁。邪。淫。罪。罪。禁。吮。嚙。翹。罪。禁。吐。醢。西。士。浪。几。侍。吧。几。庄。侍。閉。饒。事。仕。賞。罰。濫。牢。

柴。和。尙。浪。翹。六。道。德。佛。釋。迦。厄。傳。事。賞。罰。訴。詳。庄。固。調。芾。實。欣。女。次。一。係。埃。修。道。佛。朱。論。時。特。濫。佛。女。次。几。侍。北。劍。庄。特。論。

時特濫弄連至。次匹。几侍劍沒北女時朱濫神。次翠。几侍劍沒北女時欺弄未吏扒生濫得格。次靛。几侍劍沒北女時罰年沒神容醜。庄固坭麻於。朱年茲快屈得些。次愁。几侍劍沒北女時沛化呷種類物禽獸昆蟲。几強劍欣女時強沛年種醜車欣女。西士浪。如魍六道固事賞罰。氏時碎祀濫事怪憐凜。爲畏。吓媿沛罰扒生吏濫昆得格。麻或欺庫巾。茲於稅。及沛闌茹昆。召奴吐嚙。拊打林沛。吓媿時濫牢。哈。吓欺奴祀媿。林沛。吓媿庄。吓罪亂倫。咄。吏。畏。吓媿。化。呷。種類。獐。禽。獸。麻。欺。昆。召。濫。吓臘折。樓。鬪。騎。猪。林。沛。吓媿。時。庄。默。罪。折。吓媿。咄。畏。化。呷。濫。昆茹。恪。哈。吓。類。物。格。祝。氏。昆。召。拱。祿。物。氏。得。氏。濫。吓媿。命。咄。畏。各

得。答。與。化。呷。歇。濫。丕。時。群。埃。魍。陰。府。朱。昆。召。沛。濫。齋。濫。醜。助罪。翁。妃。翁。僂。濫。之。女。題。吏。邊。茹。佛。哈。禁。事。殺。生。朱。口。法。矯。吏。沛化。呷。類。物。命。化。折。氏。化。丕。仍。翁。妃。吓媿。字。吧。正。身。字。吓。釋。迦。畧。匹。逝。歲。諸。固。修。行。仍。茲。仙。辟。實。化。殺。罰。獐。鴟。拱。狝。凜。凜。祝。氏。欺吓媿。字。吧。正。身。字。釋。迦。弄。時。濫。牢。拱。吏。化。呷。仍。種。六。畜。類。物命。化。折。吓。畧。氏。咄。畏。釋。迦。化。沛。化。呷。体。氏。時。群。埃。濫。神。濫。佛。女。氏。吓。仍。吓。憐。遲。濫。丕。朱。年。各。儒。士。調。岐。浪。佛。者。天。言。吏。浪。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吏。浪。非。聖。人。之。道。麻。漢。明。帝。信。祿。字。時。茹。儒。岐浪。党。惡。之。人。共。浪。名。教。中。萬。世。之。罪。人。閉。饒。調。化。當。實。庄。群。冤。女。次。翠。西。士。賈。解。句。氏。浪。欺。天。主。賈。孕。年。元。祖。類。得。些。連。頒。朱。固

靈魂合貝壳固智創坤頑。固每仁德共別正等槍機頭每事麻
 祿奉吏頒朱正道印包髓。每得調別三綱五常喻罪道性教。
 罷帝埃埃調別事答事與事福事罪訴詳。吏頒朱每得調固主
 張髓命台汰。雙拱底任意適情得些悶朝術塘答哈罪術塘與
 時默意命料。麻埃濫事福德時仕特賞埃濫事罪磊時仕沛罰。
 調氏在意命悶庄沛在埃押兜。微女吏頒朱得些十誠麻侍。罪
 第一誠。欽崇天主于萬物之上。第二誠。毋呼天主名而說發虛
 誓。第三誠。守瞻禮之日。第四誠。孝敬父母。第五誠。毋殺人。第六
 誠。毋淫妻他人。第七誠。毋偷盜。第八誠。毋妄誣。第九誠。毋願他
 人妻。第十誠。毋願他人財。麻迺調隣氏繆吏髓。事尼沒罪敬

勉天主歇惡歇飭連歇每類。仁罪傷天得些如平命丕。凡順時
 賞天堂。惡福。凡逆時。罰沙地獄加刑。微歇吏傳七規只底濫益
 朱得些。罪一曰。領洗。二曰。堅振。三曰。聖體。四曰。痛解。五曰。賦終。
 六曰。品級。七曰。婚配。凡罪七規。法時底麻赦罪。凡痛悔改過。

法時執飭朱孟道。他薨庄他補道天主傳。
 儒士浪。道天主拱庄戈道聖孔子特。為各諾天下邊方尼據沒
 道聖孔子傳時拱堵帝王公侯卿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
 婦婦百姓謳歌。國富民安。苗固沛。按學道天主兜。苗道德聖孔
 子固劍調之咄。

西士浪。翁孔子刊定六經。朱天下方尼特學。仍事沛理時固功。

重寶雙庄沛得達年淳儒兜。鮑冉浪蒼帝創文字。拱庄沛得立
年道麻傳朱時。鮑天下買別兜。此祐古者各等帝王。羿堯舜禹
湯文武天下調。嚼羿各等聖帝明王。麻欺氏諸生。嚼翁孔時各
等氏據道。苜學冉苜麻以道治天下。實羿得包據道性教天主
頒朱得麻。拱如代尼別羿包饒。諾包饒方庄固學冉翁孔子。
拱庄別翁孔子。羿埃麻拱別三綱五常。人倫道理時在兜。時包
固正道天主印。包鮑惡朱每得。如啞包引畧浪。上帝降衷于下
民。共啞董子浪。道之大原出於天。吏浪。夫道在天下。無古今之
殊。吏啞。大學浪。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
信之性也。吏啞翁朱子浪。性非有物。只是一个道理之在於我

者。氏閉饒啞訴。嚼道本包固自造天立地。且吟庄沛道買固兜。
麻牢儒士。啞浪。各諾邊方東尼據沒道。聖孔子傳。啞濫丕庄逆
貝冉。啞。吏孔子之道一以貫之。沒啞忠恕爲重。共修身齊家
治國於代尼麻崔。麻庄啞埃朱別等苜羿真主。包造成天地神
人萬物麻祿奉朱特。誣實無窮代。饒時道翁孔子只羿人道而
己矣。平道天主。啞得些朱別等檜。櫪開物麻祿奉朱特。福清開
代代連天堂。氏羿正聖道超性之道也。麻庄重庄實庄訴詳欣
道翁孔子。啞。因牢儒士浪。道天主拱庄戈塊道翁孔子。啞。体氏
固實庄。
儒士晦浪。邊道西士固祿神。苜哈羿聖苜庄。

西士浪。固爲課初欺天主造成天地固孕年無數天神分濫九品底麻朝直天主。共頒朱沒天神格罪咎批濫頭該九品氏。閉除咎槎批實命特郎重蒙氏連生惡驕傲悶違平天主。共悶朱各天神格尊敬命濫主女。欺氏沒分天神呂命蹠咎槎批。即時天主罰將僞氏共仍衆神蹠奴。遺塊天堂。罰沙地獄。拮職天神。變爲魔鬼。自氏神荅神與分罪塊。麻龜九品天神氏分時侍役朝直天主。分時抄日月星辰燭朱天下。分時該役行風行雨。侍役春夏秋冬。護國治民。共侍歇得世。麻欺咎敬祿天神。義罪固意思各等氏求懇共天主扶護朱些特每事荅分魂分壳麻崔。庄固意祿各等氏平天主兜。平事各聖時拱罪人類也。仍麻

課平生厄罪飭祿奉天主嚴遵誠規。立功行善。功德兼全。朱年驟吝天主厄朱濫。驟糾訴罪功業得重望懽懽。天主稟吧欺生時段特違天堂郊福朝直天主。些噲各等氏罪聖神。丕欺咎敬各聖。義罪固意思各等氏厄特懽懽。天主每塘嘆求保朱些特侍道朱論遇埋微特濫伴共得連渚天堂。氏罪意敬祿各聖時濫丕。

儒士浪。牢邊道庄仍祿天神。吏仍得世間厄。麻噲罪聖時拱特祿。麻邊些祿仍等靈神英雄豪傑厄固功名重望。龜代。厄固敕加頒罪上等。中等最靈神。共大王大聖。時邊道吏禁庄朱祿奉祭禮時爲理濫牢。哈罪悶朱沒道命年重望麻崔。朱年慳庄

悶朱道恪祿奉欣道命咄。
西士浪。庄沛体氏塊。沒罪爲事禮。也固尊卑有別。麻事祿奉祭
禮。罪役慄重時。役氏只稱。稍沒天主。罪等至尊。至重無對。麻崑。
群各聖。恪庄持。鯨排貝等。慄重氏塊。朱年庄特祭。禮位。苗台位。
天主。矯犯罪。僭禮。如。唾翁孔子浪。鄰社之禮。以事上帝。亡罪。魴。
各神。拱固神。荅神與固神。當敬固神。庄當敬神。荅本聽命於天。
主。噲罪天神。時敬之可也。神與罪几逆命天主。噲罪魔鬼。時罷。
敬之不可也。群各將英雄豪傑。得些常。咄浪。有時顯靈顯應。罪。
固欺。遣。咄几群。黠麻。稱命罪將。怒神箕。氏罪。所鬼。借。祕形。得仍。
几。也。葬朱。得些。祐。覽眼前時。信麻祿奴。濫主。濫神。吏固欺。哆。鼻。

庄祿時奴。濫。葬。得。葬。物。固。骸几。罷。憐。葬。麻。祿。朱年。魴。冉。總。論。浪。
虐民事神。而海內虛耗。吏冉史浪。自少吳氏衰天下之人相懼。
以神。相惑。以怪。家爲巫史。民瀆于祀。天道爲之小變矣。氏魴史。
缶。歧。濫。丕。吏。此。祐。事。代。尼。係。埃。埃。麻。特。濫。官。年。郎。重。畧。時。沛。濫。
碎。德。希。朱。歇。証。吧。固。功。業。吏。沛。固。敕。令。吧。印。信。德。希。頒。朱。時。買。
特。濫。官。鼻。少。閉。饒。事。麻。群。敢。稱。命。罪。官。氏。罪。冒。稱。鼻。吏。奇。肝。逐。
民。濫。僞。共。希。氏。罪。將。僞。將。賊。麻。渚。方。之。几。稱。命。罪。神。罪。聖。德。希。
奇。連。丕。麻。庄。仍。罪。別。天主。麻。庄。郊。濫。碎。吏。逆。命。共。天主。仍。吹。逐。
得些。補。天主。麻。只。尊。祿。命。仍。几。体。氏。固。沛。罪。神。實。咄。氏。實。罪。妖。
星。厲。鬼。麻。渚。吏。浪。也。固。敕。頒。罪。上。等。最。靈。千。古。英。靈。丕。仍。敕。氏。

固沛罪赦共印信天主頒朱仍位氏特濫神聖於連至庄。實庄沛氏罪仍赦肅主於代尼封朱麻渚丕等肅主固權該治開民時拱固權該治歇各等神氏台汰。爲閉饒位罪將孟忠臣茹肅麻得固賞麻頒赦朱埃時買噲罪神。丕各神氏畧罪恩德肅爲龜傷麻贖封朱。發罪拱洳民爲龜救百神朱時買特麻崔。平事天主時各將氏課平生庄別得罪等苗。共庄郊祿奉時曷天主牢固認祕各將氏濫朝臣牢固頒赦朱濫神聖。哀丕儿祿奉天主牢固噲各將氏罪聖神麻祿奉濫牢特。吏固坭祿神猶神獵神猶神狂神啞盜神啞眉。麻閉饒種氏拱特違至歇咄。氏仍得仍物憤下濫丕固稱當朱些祭禮咄。因牢儒士閔祕仍神氏

仍種氏麻終排貝天主貝等聖人罪儿祿奉濫碎天主濫牢特。儒士浪。西士岐嚙神几盜神啞眉庄當祿禪。牢邊道祿禪支秋沛論罪揀釘麻禪格憤下庄醜虎欣庄當岐欣咄。

西士浪。事郊禪格憤下濫丕拱固欺罪憤麻當岐。吏固欺強祐唧實重望當嗜。丕沛祐几郊禪罪埃吧因爲意苗麻沛郊禪濫丕時買咄特。譬諭訂盜劫箕沛劫禪桌頭違時醜虎麻當岐實。爲罪磊奴龜當沛濫丕。若平官將忠臣箕或爲勤王事。爲護國保城。麻軍賊劫禪桌頭違時事醜虎氏固當岐咄。實罪年重望當敬祿麻渚。拱沒理氏德主支秋沛揀釘郊禪困難濫丕固意贖罪朱奇吧天下時固當岐嚙咄。實時翁諸曉訴理氏時買咄

(44)

四十四

濫丕麻渚。

柴和尚叻浪。諸別贖罪朱天下哈。罪贖罪朱命庄。爲課初德佛。釋迦吧德主支秋。罪仁英俺德。需奇玉皇連丕生。呷麻德佛釋。迦固仁厚慈悲。懺惡需吒凜。年特濫僊濫佛。特坐座蓮。平德主支秋。罪俺庄特体。氏罷固性凶孽。慘刻。朱年德需吒罰扒苔。龜下界。沛論罪棟釘枸梓麻。髻。氏事跡得罪勢麻牢。西士稱浪。德主支秋。贖罪朱天下時。奄實凜。咄。

西士浪。柴和尚叻易。臨凜祝。爲邊茹佛稱浪。玉皇罪昆需光嚴。於坦妙樂。娛罪寶月光。生。呷玉皇腦。胚得夢。趁除午。氏罪事跡。玉皇奄割濫丕。麻牢柴浪。罪仁英俺昆德。需奇連丕。渚時連丕。

- 140 -

少需治麻吏沛。拱祕玉皇罪得世間。挖蓮濫需奇連丕時。罪辭。苗典苗引底跡。濫據。平事釋迦罪昆需靖楚王。於諾天竺。娛罪摩耶妃生。呷釋迦罪得夢。慘腦。罰代茹周需昭王。氏冉儒奄割。伶伶濫丕麻牢柴群決浪。玉皇罪吒生。呷釋迦苗女。叻濫丕庄。逆貝冉咄。渚時固余佛釋迦哈。罪玉皇固終。爛貝靖楚王包除。麻生昆咄。氏調尼群。叻体。氏方之調格。

儒士浪。渚時德主支秋。生。呷於諾苗麻固濫。特功恩之時。乙罪。朱沒。丞儿於坦。氏特迦麻。崔。苗干之旦奇。方東尼奄隔坡。癸奄。恪世界。題吏邊尼苗固埃。別德主支秋。罪埃。苗埃固遺麻牢浪。紹。髻朱奇萬民特塊。罪勢時庄。呷調荒唐凜。咄。

(45)

會同四教名師

四十五

7

西士浪。油麻德主支秋欺買降生時於鵝渚樞姚。雙離得也固意。濫恩奇。体罪。罪朱開渚。開代女。譬諭如。極至。雖罪本木於邊東。雙庄仍罪。燭朱沒邊東麻崔。麻吏拱燭。創朱奇邊西邊南邊北女。時恩贖罪。尼拱如濫至。

儒士浪。也丕各等先賢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計罪。列位大聖大賢。時德主支秋固贖罪。朱仍等聖賢氏女。咄。

西士浪。固。為罷課初。翁亞容罪。祖宗些奇。惡逆命。天主麻。咬菓禁。朱年翁亞容共。歐昆。丐招。猶罷翁氏麻生。呷拱。噲罪。罪祖宗傳庄埃塊。逆几。偽。罷帝係埃埃脫生。呷調。默。罪。噲罪。罪祖宗傳庄埃塊。

輝。古言云。何人無罪。夫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亦曰。必待自天宥之。然後獲免。為丕埃埃拱。沛。沕恩主救世贖罪。朱時買特。囑麻渚。

儒士浪。泉德主支秋罪主實天下。罪主至坦麻庄固法赦罪。朱几犯旦得特咄。牢得吏沛。紹。離。時買。特罪咄。渚時法則無窮於堯。法則仍帝之。

西士浪。實得罪主奇。至坦得些共開物。法則無窮。閻牢時年丕。閻赦朱几犯旦得時拱。易女。雙本性德主至。慄公慄正欺。覓罪埃連。罰朱公。倘時買合德公。平無窮。哈賞。罰無窮。胆吏。泉。據法公平沒。罰朱。倘麻庄救。秘庄贖台。朱時吏庄顯德仁慈無窮。哈。

傷欣哈罰。爲丕得氍沛。難難。難難。底麻。台朱。類得些時。買院德。瑟。苓。無窮。哈傷。無窮。庄補。類。几。固罪。難。虛。殃。代代。

儒士浪。本性自然。埃埃時。拱天命。濫署。渚兮。固包。除。覽。埃。天。几。格。欣。命。輝。魁。吏。德。主。支。秋。固。傷。几。固。罪。麻。赦。朱。奴。空。庄。罰。時。計。罪。氍。慄。埋。福。朱。奴。凜。理。堯。麻。得。吏。難。難。難。台。朱。几。固。罪。時。調。氏。庄。庫。臨。庫。信。凜。咄。

西士浪。調。氏。庫。臨。庫。信。拱。沛。爲。罪。事。慄。險。慄。選。魁。代。雙。此。祐。仍。跡。龜。典。体。苜。箕。如。希。堯。覽。民。固。罪。則。曰。我。陷。之。也。希。禹。見。罪。人。不。順。道。則。下。車。問。而。泣。之。希。成。湯。覽。天。下。沛。大。旱。七。年。時。希。連。安。齋。削。頭。祕。命。濫。豫。性。麻。祈。禱。祭。禮。於。內。桑。林。希。太。宗。覽。螺。咬。

歇。稽。時。浪。他。咬。肝。脾。朕。時。欣。行。咬。稽。矯。困。民。連。扒。祕。丐。黃。虫。憾。怵。氏。麻。喇。茲。氏。各。希。氏。拱。罪。等。至。尊。至。貴。於。權。賞。罰。龜。諾。欺。覽。罪。民。麻。群。歸。循。罪。命。咬。難。哭。吹。欺。覽。事。災。厄。極。難。旦。龜。諾。時。庄。女。底。朱。民。郊。卞。下。命。龜。甘。郊。祕。奇。矯。困。民。氏。閉。饒。等。拱。罪。人。類。也。麻。群。別。傷。民。事。業。氏。朱。旦。梭。料。命。庄。泥。惜。事。註。命。爲。民。濫。丕。方。之。德。主。支。秋。罪。等。至。尊。無。對。至。仁。至。美。氍。生。罪。奇。吧。類。得。些。麻。庄。哈。傷。怵。天。下。平。各。希。氍。計。畧。咄。

儒士浪。調。尼。實。罪。奇怪。罪。德。主。支。秋。買。生。罪。於。代。茹。漢。希。哀。帝。罪。代。後。世。麻。氍。贖。罪。朱。代。上。古。中。古。隔。匹。罪。許。辭。畧。濫。牢。特。西。士。浪。油。德。主。支。秋。買。生。罪。代。後。世。麻。閻。贖。朱。仍。得。代。上。古。時。

拱特。此祐代茹殷天下沛。緬希紂慄毒與該治時。困難別罪。兼
 苗。各官權分時沛折。斃分時沛。搯於囚落。別包除塊。朱旦代茹
 周理特。希武王寬仁大度。連傳大赦。爛閣囚獄。呷時各官。畧代
 希紂。包於。勳氏買特。呷塊。拱沒理氏。罷罪。朱年靈魂得些。閑饒
 代畧。油上古中古拱沛。緬魔鬼慄毒與該治。紂於。歇台汰。旦代
 微德主。支秋。勳世。罪如。希武王。贖罪。朱天下時。救靈魂。代畧於
 獄林。逋買特。呷塊。氏事德主。支秋。生呷代後世。麻贖罪。朱代上
 古時。濫丕。

儒士浪。否油德主。支秋。包。勳難。勳斃時。買固功。重買特。祕功。準
 過。罪。赦罪特。雙欺。諸。勳難。諸固功之時。苗贖罪。埃特。譬諭。如欺

固。極。丕。時。買。固。爇。買。爇。創。特。畏。欺。諸。固。極。丕。時。祕。帝。之。麻。爇。創。特。
 西。士。浪。油。得。諸。勳。難。勳。斃。默。惡。仍。麻。包。固。功。重。凜。譬。諭。茹。希。欺。
 算。差。官。將。苗。紱。打。賊。時。畧。頒。權。職。碑。鎖。祿。鉞。劍。鎖。印。寶。便。宜。行。
 事。頒。權。生。殺。氏。官。將。箕。諸。包。益。戰。場。共。諸。特。勝。陣。默。惡。包。特。預。
 頒。賞。功。濫。丕。方。之。德。主。支。秋。罪。官。將。慄。重。無。窮。德。主。吒。包。定。朱。
 得。勳。世。救。祕。天下。麻。庄。特。預。頒。賞。功。業。無。窮。咄。麻。係。固。功。業。無。
 窮。時。庄。贖。特。歇。每。得。每。代。台。汰。咄。

儒士浪。群沒調太迷惑。罪妃瑪移亞無人道而生子。吏浪。生段
 唉群童貞。時固理苗咄。吧得。体氏固當。暗當。祿咄。

西士浪。無人道而生子。罪事庫曉實。仍麻由人道而生苗。固易

曉咄。雖聰明上智者欲窮其理亦絕不明。仍麻罷爲事由人道而生罪事常見時庄埃祕濫遲共胡疑燁。可以知難曉之理。疑爲無其事者不當也。丕事生昆呬。油格帛拱罷權法天主。奄定濫丕買特。得罪等全能豈人之小智可測哉。頭歇罷空得孕年歪坦人物麻庄埃。岐罪事太迷惑。麻欺邊道些咄浪。得祕御極。瀝齣瑟妃瑪移亞麻孕年壳主救世吧孕年沒靈靈慄聖麻付。包壳氏。儒士敢。岐罪事太迷惑咄。天主庄沛罪等法則無窮。悶牢年丕咄。群事妃瑪移亞生。段麻唉群童貞。自然罪事庫實。雙離役天主濫得固祕濫庫之兜。如膜極歪收戈水星麻水星庄。破庄害拙帛。妃瑪移亞生昆拱如濫丕。哈罪拱如焰燬鑽。雖罪

焰濫朱鑽瀝。雙空濫朱鑽虛哈罪耗損分帛燁。麻吏濫朱鑽強。哩瀝吧創欣。鑽罪童貞。焰罪事生脈罷法天主。群事儒士貴浪。得休氏固當。嚼當祿咄。時些此祐於代尼得帛特濫媛等希主。時天下群沛敬重。群尊罪德皇太后。德聖慈。德聖母得升遐。段各官群沛臨哭。天下群沛喪服。氏媛等濫希齣汶諾麻群敬重。濫丕。方之救世之聖母。其心純粹無疵。其德完滿無缺。上膺天主之寵錫。下爲衆人之慈恃。麻庄當敬重庄當祿。祿欣媛希主。世間尼時濫牢。

儒士晦浪。邊道固咄沛祿等希主庄。

西土浪。固爲齣道。噲等濫希罪爲一國之大父。視國人如赤子。

(54)

五十四

爲丕咄各得醢渚沛祕醢事尼麻敬祿禱主。一則尊敬爲一國之上。二則受命。雖勞苦不辭。三則服從供給。四則有事相助。五則盡忠恩報。不可萌心僭叛。氏胥醢事術祿奉等濫禱主時濫丕。

儒士吏晦浪。醢道固咄祿吒媯胥体苗女庄。

西士浪。醢道聖固調隣次翠咄昆丐沛討敬吒媯胥調隣頭歇。術類得些時糾儿濫昆沛濫罷事尼。底麻奉養吒媯。一則敬畏。二則從命。三則奉養。四則屈忍。五則死後以禮葬之。六則舍施貧人。爲父母靈魂。懇祈於天主。七則感恩終時。守看墳墓。常行忌臘。追思報本。氏胥罷調咄昆丐沛敬醢瑟吧啞呐共役濫

- 130 -

(55)

沛晨昏定省。奉養於在堂之時。平欺得匋戈代吏沛把恩術分靈魂。胥朝飲靈埋沛讀經。咨紇求願。布施朱儿貧賤。吧濫各役苓恪。固意求懇。朱靈魂得時賞論事報孝。氏胥法醢道咄祿三父。上父胥天主。中父胥國王。下父胥吒媯時濫丕。

儒士浪。調報孝胥調呐朱哈丕。爲欺吒媯。時挽茲壇肱壇語麻崔。苗固簋祭禮之兜麻浪祿奉。苗固簋帽棍之兜朱啞喪制如退茹渚麻浪報孝。

西士浪。醢道咄祿三父。雙固差等庄平饒。麻役祭禮胥格祿奉重體。一時固沒等上父當役重體。氏麻崔。丕昆丐庄敢祕吒媯。界北下父濫平上父兜。朱年庄敢祭禮。厖吏係欺行禮時固醢

斯文本會。生徒鄉貢。官員職色。韜帽。襲鞵。旦。盥禮。固進饌。焚香。讀祝。酌酒。點茶。畢。仍役重體。兼氏固稱當。朱吒媛。咄。箕。咄。翁。孔。子。咄。浪。事死如事生。孝之至也。時。苗。欺。吒。媛。群。鞵。固。祭。禮。体。氏。包。除。咄。苗。吒。媛。欺。群。鞵。固。敢。塗。連。床。朱。仍。生。徒。鄉。貢。擢。餽。盤。盞。遣。跪。龜。朱。命。唆。旺。包。除。咄。實。畢。庄。敢。兜。鼻。昆。丐。群。鞵。体。氏。時。牢。朱。合。葬。事。死。如。事。生。翁。成。貞。責。浪。天。下。事。死。不。如。事。生。生。而。不。事。死。事。之。其。謬。已。甚。

群。事。禮。帽。鞵。家。禮。畢。禮。翁。朱。文。公。立。嚀。爲。欺。得。盥。役。孝。事。朱。媛。得。時。得。隊。帽。氏。默。禮。氏。雖。畢。禮。裝。帽。極。幘。極。雙。形。樣。體。式。拱。畢。衛。品。儿。士。畢。官。進。士。代。始。宋。買。固。頭。巾。帶。脚。盥。丕。苗。几。庶。民。下。

賤。職。品。之。牢。特。扒。碎。得。牢。特。用。巾。帶。如。得。勢。時。庄。嚀。俗。禮。咄。朱。年。翁。溫。公。浪。禮。則。法。也。禮。則。名。分。也。麻。翁。孔。子。拱。責。三。家。衛。事。俗。禮。女。

儒。士。浪。苞。丕。庄。祭。禮。時。渚。因。牢。欺。盥。餽。盤。未。鞵。腿。據。唆。麻。庄。兌。汝。旦。吒。媛。庄。嚀。供。得。唆。旺。貝。燁。勢。時。畢。孝。咄。

西。士。浪。原。事。唆。旺。貼。陽。世。時。只。固。沒。亮。唆。朱。特。跬。特。跬。畢。貼。口。腹。之。奉。雙。欺。苞。蕤。時。崔。爲。五。官。苞。虛。涅。五。臟。苞。腐。爛。群。唆。帝。之。特。女。麻。嚀。朱。年。排。小。注。嚀。經。詩。朱。氏。曰。若。父。母。之。既。沒。容。貌。之。不。可。以。復。見。音。響。之。不。可。以。復。聞。雖。有。甘。旨。輕。煖。無。所。奉。之。也。平。靈。魂。界。性。声。灵。恒。融。買。庄。哈。痢。庄。哈。涅。共。庄。分。固。唆。旺。貼。嚀。

世間尼燁。趙吏靈魂重欣亮。閱萬分。吳吏祕貼九座亮。咬麻噠
靈魂咬。祝氏庄仍罪庄。濫益之朱得。箇分靈魂麻吏。執惡得。呷
如捺的。嚙得不。拱如吒。娛群當時。跬孟麻昆。丐挽箇。變旦。哈罪
欺。匱絛。孥缺齒麻吏。挽。屈。樣。餉。糈。枯。且。噴。吒。娛。咬。享。朱。安。事。昆
丐。固。惡。誠。敬。得。祝。氏。惡。吒。娛。体。節。欺。跬。孟。麻。賃。箇。嚙。共。欺。匱。絛
麻。賃。屈。樣。餉。糈。枯。固。祕。濫。適。志。慍。醜。惡。庄。固。祕。事。氏。濫。孝。庄。氏
罪。拱。沒。劫。欺。壳。群。跬。時。拱。罪。仍。貼。得。匱。用。欺。畧。麻。閉。除。群。祕。濫
慍。方。之。曷。匱。箇。箇。切。恪。麻。吏。祕。貼。壳。憤。咬。初。麻。噠。魂。声。咬。享。濫。牢
朱當。

儒士浪。渚時聖孔子。咄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氏罪濫牢。庄沛

罪。吒。娛。群。跬。匱。咬。用。貼。之。時。欺。得。謝。世。段。吏。沛。祕。貼。氏。麻。奉。養
得。咄。柴。據。堯。麻。叻。調。吒。娛。庄。咬。庄。享。

西士浪。否平翁。據調氏。麻認浪。沛餒。吒。娛。欺。斃。拱。平。欺。跬。祝氏
沛。奉。養。箇。諾。沒。得。罪。匹。箇。匱。女。沒。得。个。箇。時。買。沛。因。牢。欺。買。斃
固。設。腴。罪。挽。箇。箇。最。箇。創。未。時。隔。廣。茲。罷。得。沒。吝。挽。匹。逝。得。沒
吝。齟。逝。得。沒。吝。沒。羈。得。沒。吝。微。歇。沒。辭。固。沒。吝。對。忌。買。噠。沒。箇
群。仍。得。恪。時。吒。娛。祕。堯。麻。咬。朱。跬。翁。匱。別。實。沛。餒。吒。娛。庄。年。底
得。齟。渴。勿。把。麻。固。罪。時。牢。沒。辭。沒。吝。買。汝。旦。得。沒。箇。未。時。吏。送
得。茲。体。氏。固。合。葬。事。亡。如。事。存。咄。據。堯。冉。甫。咄。閤。朱。得。咬。時。朱。
閤。補。時。補。体。氏。固。噲。罪。孝。之。至。也。咄。冉。濫。丕。固。年。據。咄。氏。翁。祐

年邊沒邊時信實靈魂翁妃吒媿也。特劫格時崔庄群呂吏唆
 用貼陽世女。朱年昆招庄攬供庄。啞熊女。麻邊箕信浪靈魂群
 接。特群唆旺貼餒亮如課平生吧。吏固法哪護昆招信濫丕麻
 吏補庄朱唆旺哈。罪沒餒買朱唆沒餒。未吏送得接。勢時邊苗
 實邊苗虛。箕唔霜禹浪。生寄也。死歸也。罪濫牢。乙罪欺。薙時也
 苗圭未。麻否平几苓也。特。苗圭實天堂朝直天主郊福。極尾無
 窮未。理苗群沛。餒渴補天堂麻吏。尋。苗茹唆享沒餒。貝昆招時
 買。特餒買。特匪志。咄。理苗敢補役。慄重朝直天主底。准慄清開
 兼氏麻呂。苗准塵埃苦海。朱特。探昆招時。祕濫重欣。咄。若平几
 與。包沛。搥於坭獄。永苦油。悶約。渤歇。飭朱特。啞塊。帝法。苗麻命

吏。特。咄。朱年。唔。霜。禹。咄。浪。死。歸。也。時。也。實。群。事。固。法。哪。護。昆
 招。罪。体。苗。此。祐。固。夥。吒。媿。欺。群。在。堂。時。昆。招。調。特。盛。事。得。時。霸
 固。田。連。阡。陌。得。時。陞。職。年。進。士。郡。公。特。文。班。武。班。特。坐。朝。盤。役
 魴。朝。共。啞。鎮。處。旦。欺。吒。媿。屈。崇。未。固。夥。昆。巧。連。啞。困。難。餒。渴。失
 業。几。時。扶。職。權。扶。歇。營。墓。鎮。處。否。平。吒。媿。固。声。固。法。則。牢。庄。哪
 護。昆。招。特。富。貴。盛。事。畧。罪。朱。特。啞。臘。供。給。祀。事。命。朱。重。体。庄。哈
 欣。咄。微。罪。底。揚。名。於。後。世。庄。葵。麵。命。欣。女。咄。牢。底。朱。奴。啞。庫。市
 憤。下。得。世。輕。易。歧。嶼。庄。虎。旦。吒。媿。咄。氏。罪。實。欺。吒。媿。也。薙。庄。固
 法。哪。護。特。欣。欺。群。黠。兜。吏。如。欺。群。得。平。日。油。篋。昆。招。或。沛。疔。膊
 疔。相。哈。罪。雋。冽。時。拱。庄。固。法。拮。病。朱。奴。塊。特。吏。固。欺。篋。奴。翁。悔

繼運稱命默禱拱庄固法抄吏朱奴塊薙特況之悲除匱隔別
匱防劫恪啣護濫牢特。

儒士吏浪因牢庄漚哈昇得匱薙氏庄沛昇吒媯命女咄。

西士浪固沛實雙爲理尼昇鮑人身得些固分分重一昇靈
魂爲萬物之最靈分劒憤昇壳鮑生土反土丕欺吒媯群在堂
昆丐悶漚訴啣禱恭敬天勉共惻得時年拱昇役沛理雙欺吒
媯匱謝世靈魂昇分極重匱啣塊壳段時拱如欺德希匱御塊
殿未油壳當齣連床時壳欺氏拱如丐禪糾龍衰德希默雙匱
欺啣底帝丕初吟固官苜欺德希匱御啣方外麻群只朝直漚
丐禪空底帝麻禪濫沛理庄哈昇如欺吒媯當戕昨癩雖昇昆

丐固敬漚共噠得咬旺默禱時得拱庄哈之輝雙自初旦吟苜
固窺埃漚吒媯當欺得昨癩麻禪濫孝敬咄苜固窺埃噠咬旺
當干得昨不省人事麻計昇匱朱吒媯咬旺咄箕希宋徽宗欺
敗陣北行麻高宗昇昆議浪希徽宗昇吒些麻庄窺漚吒濫牢
朱安禱儿濫昆特連濫禮遙拜於坦越州吏濫禮氏於坦紹興
女雙議者昇黃發齋咬浪希高宗油固漚欺氏時拱庄窺天下
嚼浪固孝麻庄漚欺氏時拱庄窺天下咬浪庄固孝昇固別
事孝實時庄濫事虛文濫之爲希徽宗當沛搯於於揆北苜固
窺朱昆漚体氏濫事孝咄沒窺朱昆怙料格苜底挽特吒啣塊
淮氏麻渚朱年時臣昇的胡寅勸高宗務實效去虛文時噲事

禮遙拜濫丕罪孝之虛文。罷帝勸道欺吒媛戈代段昆弓據役
讀經求願共濫各役恪底執靈魂得麻庄固濫事虛文。罪漚俸
漚濫漚廣空濫丕。爲庄特益之朱吒媛。

聘次巴解句三曰。人之究竟死往何所。

儒士解浪。覽勸典吶氣聚生。氣散亡。與禽獸無異。更啞翕溫公
浪。人死則形體消滅。與木石等。其神飄如風火。更坭恪浪。人死

骨肉歸于土。血歸于水。魂氣歸于天。

西士浪。最據調氏。沒罪。葬段時。每事散。越扶庄群罪庄群福庄
固賞庄固罰。葬段得些拱如獐。鵠核檜丕。祝氏几欺畧。厄加功
率性修道。閑除固理。麻焚難爲。厄扶功庄特益之。麻几忤逆。攔

從蹠性迷。沈欺氏時。惘爲。葬未時。復。如軍回。無令庄群法。財苗
空事賞罰。時塊怙咄。亡罪。葬段骨肉歸于土。魂氣歸于天。勢時
埃埃魂苗拱特歸于天奇。几修仁積德。論代魂氣拱歸于天。麻
几濫。僞濫賊邪淫盜。劫折得魂拱歸于天。拱平饒咄。如道儒士
吶濫丕時。他乎天下縱橫。埃悶濫体苗時。默埃咄。油荅油與時
拱庄泥。葬段拱庄恐。爲魂歸于天。麻怙濫之。吶体氏固沛理麻
賄特庄。

次。柴法師解句氏麻浪。邊道衆碎。咄代。微不死。白口飛
升騰空而去。爲厄固排。僊藥長生。全其千年不死。
西士浪。最丕因牢各等。上古帝王。厄升返歇。氏仍等帝王少之。

事坤頑麻牢庄尋特排董氏。少之鎖鉞麻牢庄謨特味董氏。吏如仍得龜。各柴助拱。龜斃歇庄群率沒得苗。輝時濫牢。苗調長生不死於堯。

柴法師浪。或得些庄固修德修僊。朱特註數。或敗瘡疔。庄尋特柴哈高。廼麻助。或龜旦期天命時。崔爲衆碎助。病庄固助。命兜西士浪。氏翁太上老君。翁張良。張儀。張寶。張伶。張魯。張角。吧各師。龜傳道太平符呪。調龜斃歇。渚時各翁。氏庄固修德修僊。朱特註數。咄。哈。界庄及柴苗。哈高。廼麻助。咄。氏各柴。仍祿奉玉皇。界。希奇連至。牢庄懇祈。噴玉皇對天命。朱特註買。牢庄用排僊。藥長生全其千年。渚時排董氏底助。仍埃麻庄助。命朱註濫牢。

吶体氏固實咄。

柴法師浪。係埃埃修道。苗時信道氏。秘啞。龜典大聖。龜傳吏濫。據濫實時。崔福分時在天。丕朱埃時乃特。苗固在些。悶祕麻特。咄。柴竹。吶女。苗碎固立年道麻。查晦碎。凜濫之。

西士浪。龜丕自曷。竹誇詵罷。及柴哈高。廼客助買註。罷。茲道庄助時。斃。龜別浪。命在天時。崔。

次。匹。柴和尚解句。氏浪。龜命得些。固。匹。種魂。旦。欺。斃。段時。神皮。散。茲。扶。麻。神。亮。時。蹺。壳。群。神魂。梟。固。連。特。柴。念。經。保。塘。朱。買。特。升。天。包。渚。茹。佛。受。福。庄。丕。時。困。難。沛。沙。地。獄。西士浪。念經保塘。界。体。苗。

和尚浪。收得些冷蕊。時念浪。佛性咳。佛性咳。唉。唧魯搭連頭。渚
 唧。闌昆相。魯聰。嘯。共陰門。麻落。如。啞。鮑。曲。秘。傳。浪。頭。者。天。也。
 若死到天海外。空升天也。若出眼耳鼻口陰門。不成僊也。欺。蕊
 段。麻。真。靈。蕊。塘。時。沛。稱。命。罪。佛。子。買。塊。落。飽。地。獄。共。三。塗。惡。路。
 沛。固。勅。字。買。特。蕊。椽。陰。空。且。濕。黃。泉。且。泝。固。核。椽。買。特。戈。流。臺
 河。戈。渡。自然買。且。壠。墻。長。沙。買。戈。我。罰。固。椽。銅。版。鉄。號。罪。陰。空。
 固。喝。詩。浪。 融。濫。苔。與。獸。身。些。 托。時。除。去。業。奸。邪。

真靈汝。秘經念佛。

油。飽。地。獄。吏。特。唧。

西士浪。靈魂罪性。声灵無形。無像。欺。飽。魍。魎。共。欺。離。塊。壳。罪。格
 牟。冉。庄。沛。罪。庄。唧。闌。苗。買。特。脫。兜。裏。丕。几。賢。苔。仁。德。欺。蕊。麻。魂。

庄埋唧。魯相時。沙地獄。麻儿。固罪。磊毒。與。奸。惡。奇。代。且。欺。蕊。魂
 奴。埋。唧。特。魯。搭。時。特。升。天。吶。濫。丕。固。合。理。公。平。吶。
 西士吏浪。仍。靈魂。飽。沙。地。獄。沛。剋。刑。苦。困。難。濫。丕。固。理。苗。救。特
 朱。唧。塊。庄。

柴和尚浪。拱。固体。特。為。德。佛。大。慈。大。悲。庄。悶。朱。埃。沛。事。困。庫。輝。
 朱。年。得。飽。傳。骸。格。朱。得。些。特。塊。罪。油。得。些。要。澍。庄。固。飭。特。各
 事。隣。默。瑟。雙。離。飽。固。衆。碎。付。台。朱。得。些。西士。唉。祐。經。大。乘。妙。僊
 蓮。花。係。埃。能。讀。經。氏。時。得。致。升。天。受。福。吏。經。南。無。阿。彌。陀。佛。麻
 埃。讀。經。氏。時。塊。各。罪。犯。自。悲。除。粥。署。共。塊。沙。地。獄。女。平。仍。几。飽
 蕊。未。與。昆。招。固。陋。衆。碎。濫。齋。濫。醺。時。德。佛。飽。朱。衆。碎。法。破。獄。朱。

各靈魂魑氏特呬。

西士浪。各儿固罪魑地獄特如丕歇庄。

柴和尚疎浪。調特台汰。固沒儿輕易法佛時得庄救麻崔。

西士浪。法破獄呬濫牢。

柴和尚浪。欺濫役氏沛咬齋。念經呪祭駭聘助罪翁妃吒媿。麻

得微歇濫禮破獄朱靈魂祖先特呬。爲丕撚翠棉舛茹。祕紙麻

諫圍終航。共濫翠閨翠邊。吏濫沒闌於舛達濫形地獄。未時祭

十殿明王。呬逝希該治陰府噲呬閻王。吏祭齋希侍齋闌。呬東

方青帝。西方白帝。南方赤帝。北方黑帝。中央黃帝。終終航匹。各

念經洒淨水。耒招台銅錢朱特陰陽祕濫卧各希也郊事祭共

貼禮。段柴次一杓棍破各閨獄朱各魂氏特呬。麻禮破獄尼
佛教也傳訴詳魑典黃圖永訣。

西士浪。柴吶佛教傳禮氏訴詳。因牢魑典四十二章經庄覓釋

迦劄啞之術禮氏煒。麻冉燈心浪梁武帝立爲齋會。義呬自梁

武帝買排呬禮氏。勢時自釋迦朱旦希梁武帝也隔饒沒軒齋

森辭買立呬禮濫齋濫會底麻破獄。麻柴吶浪。佛教傳禮氏訴

詳。調氏也庄合。吏調破獄時濫牢。箕祐希主世間立獄呬畧相

檻杓几固罪魑氏。油埃悶破固破特庄。方之等至尊至重固法

立年獄舛黠坦尼呬准慄淩險昆相祐庄覓。麻各師呬得陽世

固壳。變茲塘苗麻齋破獄特。厓吏盎尼也噠各柴破。盎恪吏

噠破悶破包除時破閉除祝氏群帝之麻噲罪獄女。夏丕仍靈
魂龜氏也特啤歇時群固埃龜獄氏麻薛恪昆召群助罪濫之
女。哈罪固柴苗吏磔獄吏庄。

柴和尚浪。邊道西士拱常固濫禮求魂破獄茲終航墓麻洒聖
水時苗固埃扒涅。苗固埃岐氏拱沒從命濫時特麻吏嚙謗儿
恪濫牢。

西士浪。道衆碎濫禮求魂時固。雙庄固禮破獄塊。丕固仁次靈
魂沒罪靈魂默罪重。也沛搯抄龜地獄時衆碎庄敢求朱仍靈
魂氏塊。爲庄固理苗麻特塊。仁罪靈魂默罪閉吧群默女諸坤
朱堵時沛暫搯塊獄煉魂。衆碎固意濫禮求懇共天主赦恕功

女吧扒分罰朱仍靈魂塊獄暫抄氏麻崔。拱如事代尼番主立
獄唧固次囚重罪也沛補匄獄東獄竟堅搯致死時庄埃匄叫
朱囚氏女塊。雙群次囚暫搯把門。爲默罪貳哈罪默功女。時昆
召拱群固體麻縫贖朱吏特啤塊。氏禮衆碎求魂拱如濫丕苗
衆碎固敢破獄如各師塊。

儒士浪。丕道匄解未時道西士解句氏濫牢。

次眾。西士解浪。龜道衆碎咄固眾事奇體微歇。哈罪四終沒罪
事薙。仁罪事判察。丕罪事地獄。眾罪事天堂。丕畧歇事薙爲罷
罪朱年天主匄判斷朱類得些調沛薙油埃埃等苗北苗坤容
格苗默惡時拱沛薙歇庄埃道塊事薙燐。仁罪事判察。罪係得

苗皮歇啼段油壳群齟連床默瑟卽時聖天神本命挽靈魂得
 氏旦畧座天主慄威儀公倘麻剋得判察術事奄思想謹冉齟
 瑟各啞奄訥各役奄濫油荅油與自固歲坤朱旦除氏包饒罪
 共包饒福擦擦調排啤奇庄率沒事之燁共庄助命麻觀朱埃
 特女。匹罪事地獄爲課造天立地天主奄孕年沒獄罪塊慄淩
 險。雙分濫翠層罪一曰。靈泊二曰。孩所。三曰。煉獄。四曰。永苦。層
 次一於外吧連歇罪獄靈魂聖祖宗初欺生時段群沛於帝待
 籠主救世。層次。仝罪獄各靈魂祀買生啤麻瑟欺諸特剋法領
 洗。層次。匹罪獄。檻各靈魂。凡固道。雙群。默罪。閑吧。群沛。默女。諸
 垠朱堵。時沛。剋。剋。熾。燁。煉。燦。朱旦欺。瀝。歇。罪。歇女。時。買。特。啤。塊

麻蓮天堂。層次。翠罪獄。慄淩。檻。抄。各魔鬼。吧。各兒。踐。意。奴。祿。奉
 奴。共。各兒。忘。恩。背。義。庄。祿。奉。天主。庄。侍。律。誠。得。判。吡。獄。尼。荅。仍
 焰。炷。焰。焰。共。閑。閑。萬。萬。事。困。庫。恪。合。濫。沒。麻。仍。凡。奄。沛。檻。抄。齟
 氏。時。沛。燒。燁。無。窮。無。盡。共。庄。包。除。瑟。特。朱。塊。事。極。困。氏。兜。翠。罪
 天堂。罪。准。慄。郎。慄。重。慄。清。閑。慄。極。尾。蠟。餒。每。事。福。德。天主。奄。孕
 年底。麻。賞。各。聖。天神。共。各。聖。男。女。罪。仍。凡。欺。群。瑟。於。代。尼。奄。祿
 奉。天主。奄。侍。律。誠。得。朱。論。時。欺。瑟。段。靈魂。蓮。連。氏。朝。直。天主。享
 福。無。窮。氏。罪。事。四。終。時。濫。丕。
 群。沒。役。奇。體。微。歇。女。罪。欺。天地。窮。盡。天主。仕。濫。朱。泣。每。得。奄。瑟
 自。造。天。立。地。朱。旦。睥。氏。調。瑟。吏。奇。台。汰。麻。包。饒。凡。荅。於。蓮。天。堂

仕魁吧包饒靈魂儿與於地獄仕呷段各靈魂吏沛包壳窶命
且沒坭噲呷同樞加發麻剎判察終魴沒得氏未時儿苓靈魂
吧壳創刼卒苓違天堂鞋數極尾無窮儿與靈魂吧壳醜車困
難沙地獄剎罰代代切切。

儒士叻浪欺乃包叻係埃斃段即時天主包判察儿苓包朱違
天堂剎福儿與包補魴地獄剎罰未因牢悲除柴浪仕固得天
主吏噲泣每得鞋吏且沒坭麻剎判察終濫牢女渚時欺畧天
主諸察斷年叻氏正役得包濫苜固沛役埃濫麻沛濫茲濫吏
夥齊添役之体氏。

西士浪役天主濫包固夥意湊冉爲沒呷欺判察齊畧買固沒

靈魂剎賞哈呷剎罰麻崔壳時群於鄴坦尼得氏買朱壳窶鞋
吏罷爲壳儿苓初包濫伴共靈魂包濫夥役德行包祿奉天主
論時閉除朱靈魂合貝壳奇吧包調剎賞吏罷爲壳儿與初包
濫伴共靈魂包濫事罪磊犯違聖道時閉除吏朱壳合貝壳奇
吧包調剎罰女買合法公平包呷判察齊畧儿苓儿與剎賞哈
呷剎罰時天下開代諸訴爲仍役苓福德苜麻得箕特賞兼氏
共仍罪磊醜車重礮体苜麻几怒沛罰困難濫丕拱如得試會
稿苜杜時茹碧包祕未雙群掛榜匹得底朱天下祐覽訴詳夥
得杜麻曦暗強創名欣女事判察拱沒理氏爲欺氏天下開代
調祐覽各役苓福德儿苓初包濫包得道年麻曷特賞年聖耶

重兼氏時名几苓強奇創欣女。閉除吏簞各事毒與奸淫邪逆
吧各種罪磊汙洩慄醜車憾怵儿初奄犯朱年曷沛刑苦無窮
濫不。時儿與強醜虎困極畧極天下。共約渚之固崙苜賴呂
提拉命薙茲朱未。共約渚之沙地獄朱探。矯沛郊事醜虎戮麻
強添事困欣女。氏罪事判察終時濫不。

匹歆聆衆碎特旦畧極德茹官麻呈戈各理颺道衆碎燧丕。底
德茹官察傷朱時衆碎祀濫恩重凜。雙罷碎諸特属禮法吧
峭颺諾諸堵。或當欺呐固調之庄特歷事畔失禮。時畧罪寵恩
德茹官竊察恕朱碎。儼女罪嘆各柴免責朱。爲庄固包除特及
各柴麻談道体尼時碎祀濫惻倍分凜。各柴奄據颺冉各柴碎

奄據理颺冉碎麻呐。油理邊苜虛實。道苜眞僞時固量德茹官
濫權衡底分是否。爲寔浪。理者人類之公師。君子以理爲主。邪
說難逃理辯。丕悲除衆碎嘆漚謝恩德茹官。共嘆天主扶護得
特長壽春秋鼎盛。底衆碎特洳洪福德茹官。吧嘆嗜各柴擬吏
特平寧長久。底衆碎特消某所。

終畢。